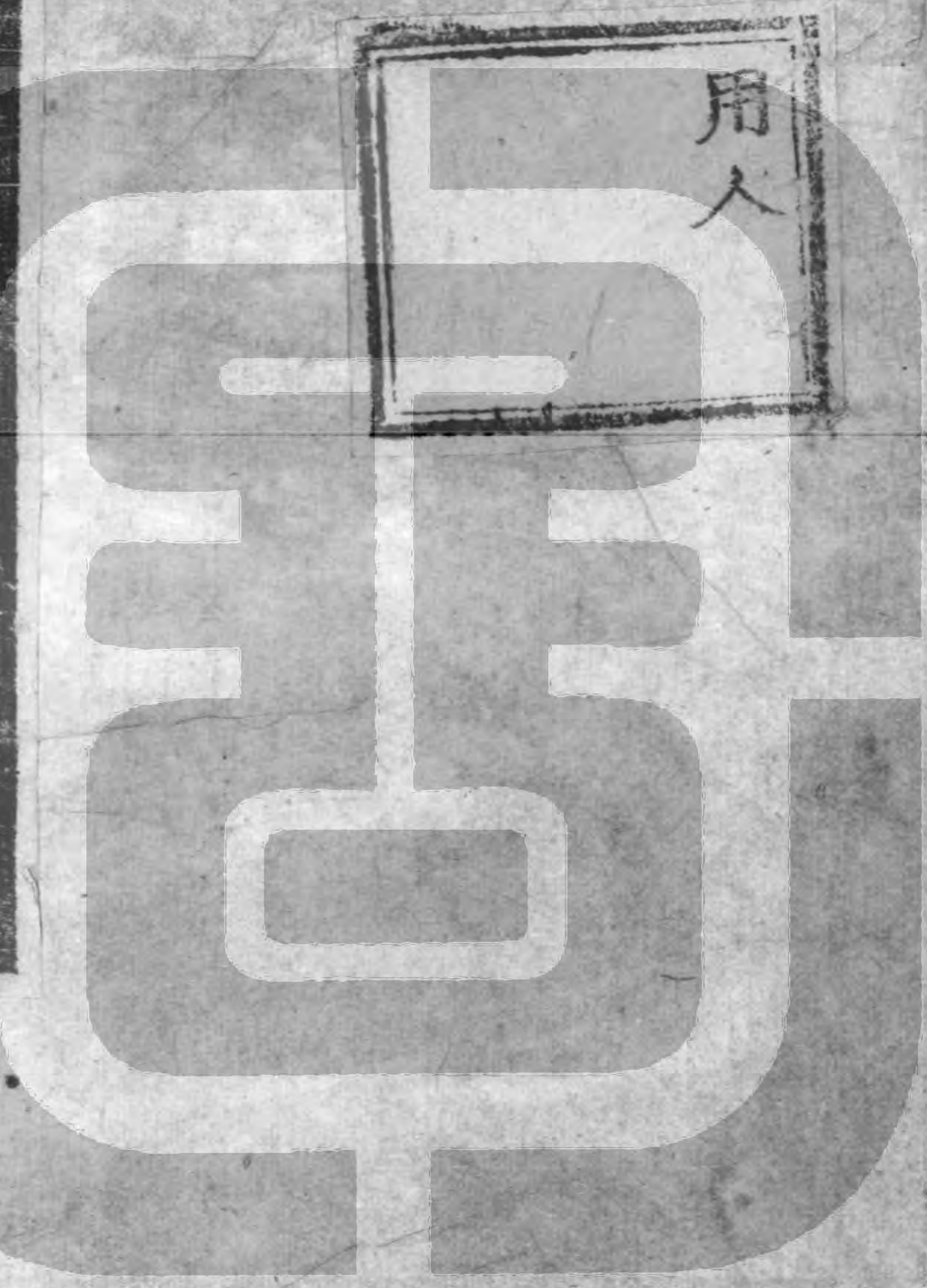


6244
:58

用人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三十三
之一百三十五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三十三

用人

宋仁宗時。歐陽脩舉朱光濟狀曰。右臣伏自準勅計置河東沿邊糧草。所過州軍。遍見文武官吏不少。其間臨民治軍可稱。遣任者絕難得人。伏見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尙嵐軍使朱光濟。年四十餘。世家代州。熟知本路邊事。出於將種。練習兵機。兼有膽勇。會弓馬。自到尙嵐二年。處置皆合事宜。昨代州寧化。各為守將。非才引惹。北人爭侵疆界。惟尙嵐草城川。正當北界要害之地。去年北人來侵疆界。光濟應機拒守。故獨尙嵐得不侵。却土地亦不張皇。臣自過本軍。體問軍民。備得其實。伏覩近降宣命。指揮差李偉。替命赴關。切以邊鄙常患難材。苟得其人。豈宜屢易。兼自有移替宣命。軍民並各眾狀。舉留。其朱光濟。臣今同罪保舉。再任尙嵐。如再任後犯。入已贓。及邊防軍政。

但有一事敗悞。並甘連坐。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又狀曰。右臣近曾同罪奉舉。西頭供奉官。閣門祗候。米光濟。再任。尙
嵐軍使。竊知朝廷為光濟病患。曾加體量。臣昨任尙嵐。親見光濟絕
無病狀。體問得去年偶因飲酒。暫曾不安。竊緣本人有心力。會弓馬
諳熟。邊事善撫軍民。况尙嵐當草城川一路。地形平坦。與北虜止隔
界壕。不比代州尚有險固。捍禦控扼。尤藉得人。臣嘗見朝廷選擇邊
將。比及於武。臣中求得一人。常患難得。而任使。俟其知次第。亦須年
歲之間。其米光濟於武。臣中不易多得。在尙嵐既久。又已知次第。其
人既不病患。又無過犯。料其替去。別得差遣。必與今任輕重一般。與
其移易往來。不若責之。久任。况知光濟亦累曾乞替。臣今所舉。非徇
光濟之私。蓋為邊防之計。其米光濟伏望聖慈。特加獎擢。與優轉一
官。且令再任。以防緩急。可以使喚。如朝廷遷官。及其任後。犯八已弊。

及邊事有所敗悞。臣並甘同罪。

慶曆三年。修又論王舉正。范仲淹等劄子曰。臣伏見朝廷擢用韓琦
范仲淹為樞密副使。萬口懽呼。皆謂陛下得人矣。然韓琦稟性忠鯁。
遇事不避。若在樞府。必能舉職。不須更籍仲淹。如仲淹者。素有大材。
天下之人。皆許其有宰輔之業。外議皆謂在朝之臣。忌仲淹材名者。
甚衆。陛下既能不惑衆說。出於獨斷。而用之。是深知其用矣。可惜不
令大用。蓋樞府只掌兵戎。中書乃是天下根本。萬事無不總治。伏望
陛下且令韓琦佐樞府。移仲淹於中書。使得參預大政。况今參知政
事王舉正。最踰不才。又居柄用。柔懦不能曉事。緘默無所建明。且可
罷之以避賢路。或未欲罷。亦可且令與仲淹對換。當今四方多事。二
虜交侵。正是急於用人之際。凡不堪大用者。去之。乃天下公論。不
必待其作過。亦不須俟其自退也。况若令與仲淹對換。則於舉正不

離兩府全無所損。伏望陛下思國家安危大計。不必顧惜不材之人。使妨占賢路。如九臣所請。即乞留中。特出聖斷。指揮或曰。未欲施行。即乞降付中書。令舉正自量材業優劣。何如仲淹。若實不如。即須自求引避。以副中外公議。

修乞力拒浮議。終責任范仲淹等。上奏曰。臣伏聞范仲淹富弼等。自被手詔之後。已有條陳事件。必須裁擇施行。臣聞自古帝王發治。項待同心叶力之人。相與維持。而君臣相得之難。謂之千載一遇。今仲淹等遇陛下聖明。可謂難逢之會。陛下有仲淹等。亦可謂難得之臣。陛下既已傾心待之。仲淹等亦又各盡心思報上下。如此臣謂事無不濟。但顧行之如何耳。况仲淹富弼是陛下特出聖意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已皆相賀。然猶竊謂陛下既能選之。未知用之如何耳。及見近日特開天章。從容訪問。親寫手詔。督責丁寧。然後中外皆然。

既驚且喜。此二盛事。固以朝報京師。暮傳四海。皆謂自來未曾如此。責任大臣。天下之人。延首拭目。以看陛下用此二人。欲作何事。此二人所報陛下。果有何能。是陛下得失在此一舉。生民休戚繫此一時。以此而言。則仲淹等不可不盡心展效。陛下不宜不力主而行。使上不玷知人之明。下不失四海之望。臣非不知陛下專心銳志。必不自怠。而中外大臣且憂國同心。不必相忌而沮難。然臣所慮者。仲淹等所言。必須先絕僥倖。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數世之積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議之紛紜。而奸邪未去之人。亦須時有讒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矣。臣謂當此事初。尤須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當。浮議奸讒。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而漸定。自可日見成功。伏望聖慈留意。終成之。則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四年。修又論鄭戩不可為四路招討。上奏曰。臣伏覩勅除鄭戩。恐永

興軍兼陝西都部管。自聞此命。外之議論皆以為非。在臣思之。實亦未便。竊以兵之勝負。全由處置如何。臣見用兵以來。累次更改。或四路軍都部管。或分而各領一方。乍合乍離。各有利害。唯夏竦往年所任。鄭戩今日之權。失策最多。請試條列。臣聞古之善用將者。先問能將幾何。今而不復問。能將幾何。直以關中數十州之廣。著漢數十萬之兵。沿邊二三千之事。盡以委之。此其失者一也。或曰。戩雖名都部管。而諸將自各有將。又其大事不令專制。而必稟朝廷。假如邊將有大事。先稟於戩。又稟於朝廷。朝廷議定。下戩。戩始下於沿邊。只此一端。自可敗事。其失二也。今大事戩既不專。若小事一一問戩。則四路去永興皆數百里。其寨柵遠者千餘里。使戩一一處分。合宜。尚有遲緩之失。萬一耳目不及。覆置失宜。則為害不細。其失三也。若大小事都不由戩。而但使帶其權。豈有數十州之廣。數十萬之兵。二三千

里之遠。事作一虛名。使為無事之大將。若知戩可用。則推心用之。若知不可用。則善罷之。豈可盡關中之大。設為虛名。而以不誠待人。其失四也。今都部管名統四路。而諸將事無大小。不稟可行。則四路偏裨。各見其將不由都帥。則上下相效。皆欲自專。其失五也。今都部管是大將。及不得節制四路。而逐路是都帥部將。却得專制一方。則委任之意。大小乖殊。軍法難行。名體不順。其失六也。若知戩果不可大用。但不敢直罷其職。則是大臣顧人情。避已怨。如此作事。何以須息人言。其失七也。料朝廷忽有此命。必因韓琦等近自西來。有此摩畫。琦等身在邊陲。曾為將帥。豈可如此失計。臣今欲乞令兩府之臣。明議四路不當置都部管利害。其鄭戩既不可內居。永興而逐制四路。則乞落其虛名。只令坐鎮長安。撫民聽政。以為關中之重。其法所繫亦大。而使四路各責其將。則事体皆順。最置合宜。

修又論三司判官擇人之利。劄子曰：臣伏見近差薛紳為轉運使。紳是三司判官。資例合作轉運使。然外人議論未允者。若以昔日差入更有不如紳者。亦不足恠。蓋見朝廷近更新制。不次用人。凡舊轉運使。稍不材者。悉令換易。忽見却用薛紳。所以人言未允。昨來京東用沈邈替却晁宗簡。今用薛紳。又更不及宗簡。此臣之所以未喻也。乎時無事。公私上下從容。更無大小奉法守常而已。所以齷齪廉潔。不為大過。雖庸暗。縻儒者。皆可為轉運使。而朝廷可以不擇賢愚。一例差撥。官雖漸濫。猶未敗壞。今天下事勢。豈比嚮時。盜賊縱橫。而州郡無餘。公私困乏。而用度轉多。賦役繁興。而人戶凋耗。雖有出人之方。尚恐不能了事。豈可尚循舊例。依次用人。然臣竊思。方今中外差除。未肯脫去舊例。如紳之輩。謂其已作省判。須令作轉運。則弊在差省判之時。不早慎擇也。夫前已濫者。不能驟去。後來者。又不擇之。永無

澄清之時矣。臣今欲乞詳定差省判之法。每遇闕人。或令本省使副自舉。或朝廷先擇舉主。命舉主擇人。但重其保任同罪之法。而不必限其資序。如此。則省判得人。則將來有好轉運使。有好轉運使。則逐路澄清。民紓用足。以此而言。擇得一省判。為數十州民之福。其利甚大。夫得人為利。甚大。則失人為害亦大矣。伏望聖慈留意裁擇。

修改右正言。論轉運所按吏。不必更令提刑。体量上疏曰：臣近見淮南按察使邵飾。奏為体量知潤州席平。為政不治。及不教閱兵士等。朝廷以飾為未足信。又下提刑司再行体量。臣竊以轉運提刑俱領按察。然朝廷寄任重者為轉運。其次乃提刑爾。今寄任重者言事反不信。又質於其次者而決疑。臣不知却飾果是才與不才。可信與不可信。如不才不可信。則又何疑。然又不知為提刑者。其才與飾優劣

如何。若才過於飾。尚可取。萬一不才於飾。見事相。有却言。席平為才。邵飾合得。罔上之罪矣。若反以罪飾。臣料朝廷必不肯行。若捨飾與席平。俱不問。則善惡不辨。是非不分。况席平曾作臺官。立朝無狀。只令制勘。亦不能了。尋御史中丞以不才奏罷。朝廷兩府而誰不識平。其才與不才。人人盡知。何必更令提刑体量。然後為定。今外議皆言執政大臣。託以審謹為名。其實不肯生事。而當怨。須待言事者再三陳狀。使被黜者。知大臣迫於言者不得已而行。只圖怨不歸己。苟誠如此。豈有念民疾苦。澄清官吏之意哉。若無此意。是好疑不決。則尤是朝廷任人之失。自去年以為轉運使。不察官吏。特出詔書。加以使名。責其按察。今按察使依稟詔書。舉其本職。又却疑而不聽。今後朝廷命令誰肯信之。凡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寧可艱難於擇人。不可輕任而不信。若無賢不肖一例。疑之。則人各心闌。誰肯辦事。今邵飾言一不

才顯者。所貴朝廷肯行。然後部下振竦。官吏畏。今反為朝廷不信。却委別人。則飾之。使威誰肯信服。飾亦慙見其下。今後見事不若不為。不獨邵飾一人。臣竊聞諸處多有按察官吏。皆為朝廷不行。人各嗟慙。以謂任以事權。反加沮惑。朝廷之意不可論也。伏望聖慈。特勅其邵飾所奏。特與施行。今後按察使奏人。如不才老病。灼然不疑者。不必更委別官。示以不信。所貴不失任人之道。而令臣下盡心。嘉祐元年。修為翰林學士。論用人之要在先察毀譽之人。奏曰。臣伏親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為樞密使。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搢紳公議。漸以沸騰。蓋緣昌朝秉性回邪。執心傾險。曠知經術。能文飾奸言。善為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眾。皆樂為其用。前在相位。屢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畏恐。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用人。尤所審謹。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察之際。

人主之所難也。臣以謂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
察毀譽之人。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為進用矣。若君
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今有毅然立乎朝。危言讜
論。不附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素為中外所稱信者。君子也。如
此等人。皆以昌朝為非矣。宦官宮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
此等人。皆以昌朝為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為人可知矣。今陛下之
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手。與立朝忠正之士謀而用之手。與
左右近習之人謀而用之手。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手。昨
聞昌朝陰結宦官。創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
臣謀之。則大臣執在嫌疑。必難啓口。若與立朝忠正之士謀之。則無不
以為非矣。其稱譽昌朝以為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
昌朝。為天下而用之手。為左右之人而用之手。臣伏料陛下必不為

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
所讒諛。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為稱譽。朝一人
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說。無不稱昌朝之善者。陛下視聽漸遠。簡在
于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也。蓋稱薦有漸。久已執於聖聰矣。
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臣下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
力也。陛下常患近歲以來。大臣體輕。連為言事者。彈擊。一由用非其
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為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交結中貴。
因內降。以起獄訟。以此規圖進用。竊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
有此命。是以中外疑懼。物論喧騰也。今昌朝未來。議論已如此。則使
在其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聰。若不爾。則昌朝得遂其志。傾害善
人。壞亂朝政。必為國家生事。臣愚欲望聖慈。抑左右陰黨之言。採縉
紳公正之說。早罷昌朝。還其舊任。則天下幸甚。臣官為學士。職號論

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外庭物議如此既有見門合
思禱補

脩又舉胡瑗奏曰臣伏見新除國子監直講胡瑗充天章閣侍講有以
見聖恩獎崇儒學褒勸經術之臣也然臣等竊見國家自置太學十
數年間生徒日盛常至三四百人自瑗管勾太學以來諸生服其德
行遵守規矩日聞講誦進德修業昨來國學開封府并錄廳進士得
解人中三百餘人是瑗所教然則學業有成非止生徒之幸庠序之
盛亦自是朝廷美事今瑗既升講筵遂去太學竊恐生徒無依漸以
分散竊以學校之制自昔難興惟唐太宗時生徒最多史冊書之以
為盛美其後庠序廢壞至于今日始復興起若一旦分散誠為可惜
也臣等欲望聖慈特命胡瑗同勾當國子監或專管勾太學所責生
至分散

脩又舉梅堯臣狀奏曰臣等忝列通班無裨聖治知士不為欲在
賢伏見太常博士梅堯臣性純行方樂道守節辭學優著經術通明
長於歌詩得風雅之正雖知名當時而不能自達竊見國家直講見
闕二員堯臣年資皆應選格欲望依孫復例以補直講之員必能論
述經言教導學者使與國子諸生歌詠聖化于庠序以副朝廷育材
之美如後不如舉狀臣等並甘同罪

脩舉慶士陳烈狀曰臣伏見國家崇建學校近年以來太學生徒常
至三四百人此朝廷盛美之事數百年來未嘗有也然而教導之方
必慎其選其進德修業必有篤行君子可以不言而化者使居其間
以為學者師法庶幾內修其實不止聚徒之多為虛名之美也伏見
福州處士陳烈清節茂行著自少時晚而益勤久而愈信非惟一方
學者之所師蓋天下之士皆推尊其道德謂宜以禮致之朝廷必有

禪補近聞命以官秩使教學於鄉里其禮甚薄未足以稱而實旌德之舉。臣今乞以博士之職。名致太學。雖未能盡其材。亦足以副天下學者之所欲。而成朝廷崇賢勸學之實。

再舉陳烈狀曰。臣嘗奏舉福州處士陳烈。有道德。可為博士。震之太學。竊聞朝廷命以官秩。俾之講說。而烈辭讓不起。臣亦嘗知烈之為人。其學行高古。然非矯激之士。其所蘊蓄。亦欲有所施為。况聖恩優異。褒賁所及。足以勸天下之為善者。在烈不宜辭避。然其進退之際。亦有所難。蓋朝廷前命以本州教授。彼方辭讓。而遽有國學之召。義不得不辭。然自古國家樂賢好士。未始不如此。在下者遠避而避讓。在上者勤勤而不已。以勵難進之節。而天下靡然。誠上有好賢不倦之心。上下相成。以勸風俗。臣謂朝廷宜再加優命。致烈必來。則於其進退之際。已足以勉勵。愉薄臣今欲乞未命以官。但且召至京師。彼

必無名辭避。俟其既至。徐可推恩。况今胡瑗疾病。乞致仕。學校之職。不可闕人。能繼瑗者。非烈不可。欲乞早賜指揮。

修又舉進士張立之狀。奏曰。臣伏見朝廷之議。常患方今士人名節不立。民俗禮義不修。所以取士多濫。而浮偽難明。愚民無知。而冒犯者衆。蓋由設教不篤。而獎善無方也。伏見徐州進士。同三禮出身。見守選人張立之。能事父母。有至孝之行。著聞鄉里。本州百姓僧道。列狀稱薦。前後長吏。累次保明。安撫臣僚。亦曾論奏。至今未蒙朝廷既擢其人。毋年八十。無祿以養。銓司近制。於選人。祇許入選。遠官立之家。居。則惠祿不逮。親欲就遠官。則難於扶持。有至孝之行。而進退失所。有累薦之美。而褒勸不及。於立之養親之志。所希至少。於朝廷獎善之道。所施至多。伏望聖慈。特下銓司。採問本人行止。及前後論薦。迹狀。與一本州合入官。所貴旌一士之行。勸一鄉之人。伏以古今致理。

先於孝子。勸賞最勤。今孝悌之科。久廢不舉。旌表之禮。久闕不行。欲乞今後應有孝行著聞。累被薦舉者。與一本州官。令自祀其鄉里。仍乞著為永式。其張立之。如乞臣所奏。乞送銓司施行。

四年。修又論包拯不當代宋祁為三司使。狀奏曰。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汙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行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專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聲勵其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廉修禮遜。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為。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為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為士者。常貴名節。以自重其身。而君

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前銜。史中丞包拯為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喧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才。而不為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執節守義。堅遜以避嫌。而為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遽聞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怪。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書。詰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早罷之。既而臺中僚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者。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嘗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臺中。僚屬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躡因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可殺者也。如拯材能姿望。雖別加進用。人豈為嫌。其不可為者。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臣

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重為賢。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類隨寬弛。習成風俗。不以為非。至於百職不修。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黠虜犯邊。兵出無功。而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陛下奮然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銳意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以寵用言事之臣。俾之舉職。由是修紀綱而繩廢壞。遂欲分別賢不肖。進退才不才。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為好許陰私。或以為公相傾陷。或謂沾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羣言百端。幾惑上聽。尚賴陛下至聖至明。察見諸臣本以忘身殉國。非為己利。諫間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漸信。自是以來。二十一年間。臺諫之選。屢得讜言之士。中間斥去奸邪。屏絕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善。與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為甚盛。於朝廷補助之

效。不為無功。今中外皆安。上下已信。纖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而事無巨細。亦惟言事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於激訐。逐人之位。似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為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極併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奸佞之人。得以為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為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明用諫之功。一旦由極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為之謂恥。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極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為。可以風天下。以廉恥之節。而極取其所不宜取。為其所不宜為。豈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覲得。相習成風。此之為患。豈謂小哉。然極所恃者。惟以本無心爾。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極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

其物。口為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况如拯者。必有孝行聞於鄉里。晚彰直節。著在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非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別選材臣為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獲見陛下用諫之效已著。實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為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伏俟誅戮。

五年。脩舉布衣蘇洵奏曰。臣張以庸虛。叨塵侍從。無所裨補。常愧心顏。竊慕古人薦賢推善之意。以謂為時得士。亦報國之一端。往時自國家下詔書。戒時文。諷勵學者以近古。蓋自天聖迄今二十餘年。通經學古。履忠守道之士。所得不可勝數。而四海之廣。不能無山巖草野之遺。其自重者既伏而不出。故朝廷亦莫得而聞。此乃如臣等輩

所宜求而上達也。伏見眉州布衣蘇洵。履行淳固。性識明達。亦嘗一舉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學。其論議精於物理。而善識變權。文章不為空言。而期於有用。其所撰權書衡論機策二十篇。辭辯閎偉。傳於古而宜於今。實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久為鄉閭所稱。而守道安貧。不營仕進。苟無薦引。則遂棄於聖時。其所撰書二十篇。臣謹隨狀上進。伏望聖慈。下兩制看詳。如有可採。乞賜甄錄。謹具狀奏聞。

慶曆三年。監察御史裏行包拯論縣令輕授。疏曰。臣聞古之所重為民父母者。縣令耳。今之所賤而不能振起風教者。亦縣令耳。蓋擢用之際。未精其選。凡其清流素望。或稍挾權勢之人。即苟謀他官。取為縣道。但庸人下品。甘於其職。雖郡隸吏卒。皆能訶制。苟免罪戾。之不暇。欲振起風教為民父母。其可得乎。且今朝廷仕進清選。大臣子弟。

偶緣文墨。或希辟命。即自下僚擢陞館職。不然才出外任。例為簽判。不繇為縣。便作通判知州。洎為長吏。昧於民情。懵然其間。不知治道之出。况四方多務。令長尤在得人。欲乞今後貼職。并簽判及京朝官。凡歷任中。不曾任縣令及知縣者。不得便為長吏。按察之官。且令知縣。方得入通判知州。如此。則宰邑得其人。長吏亦不能僥求而至。四年。拯請不用苛虐之人充監司。第一劄子曰。臣竊見諸道轉運司。自兼按察及置判官以來。并提點刑獄等。体量部下官吏章疏相繼。頗傷煩碎。兼聞審刑院大理寺。日近奏案尤多。倍於往年。况無大段罪。並是倚撫微累。不辯虛實。一例論奏。孤弱無援者。則按以深文。權勢豪猾者。則縱而不顧。內則徇一身之利。以殖其私。外則竊振職之名。以圖其進。效尤無恥。惟恐不及。至有公清守節之人。或不曲事左右。為眾所嫉者。即被加誣。構成其罪。遂使守己之士。或負終身之玷。可不痛惜哉。且治平之世。明盛之君。必務德澤。罕用刑法。故董仲舒曰。陽為德。為春夏當和。煦發生之時。陰為刑。為秋冬在虛空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任德不任刑也。王者亦當上体天道。下為民極。故不宜過用重典。以傷德化。昔暴世法網凝密。動罹酷凶。下不堪命。卒致潰亂。老子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其政悶悶。其民淳淳。臣願聖明鑒於此言。而無忽焉。方今民力凋殘。國用窘迫。若乃專用刻薄。好進之吏。則民不聊生。竊恐非國家之福也。雖朝廷累降詔命。約束罕或遵稟。此弊不去。為患寔深。欲望聖慈。宣諭執政大臣。應轉運提刑等。並令精選廉幹中正之人。以充其職。苛細矯激之輩。屏而不問。則天下幸甚。

拯又第二劄子曰。臣先曾上言。以諸道轉運使。自兼按察及置判官以來。并提點刑獄等。体量部下官吏。頗傷煩碎。並審刑院大理寺

奏案尤多倍於往年。况無大改罪名。並是荷撫微累。不辯虛實。一例論奏。此蓋苟圖振舉之名。以希進用之速爾。遂使天下官吏各懷危懼。其廉慎自守者。則以為不才。酷暴非法者。則以為幹事。人人相效。惟恐不逮。民罹其患。無所訴告。殆非陛下委任之本意也。其被体量之事。或智慮所不及。或人情偶不免。若非切害。亦可矜憫。雖欲改過。其路亡繇。豈不痛惜哉。兼訪聞天下茶鹽酒稅。逐逐長吏。徇轉運使之意。以求課額羨溢。民則例遭配買。商旅則倍行誅剝。為國歛谷。無甚於此。且朝廷設按察提刑之職。蓋欲去貪殘之吏。撫疲瘵之俗。今乃務為苛細。人不聊生。竊恐未為國家之福也。此者幸屬邦種。威禮大霽。慶澤欲乞於赦書時。行約束。凡官吏先被体量者。情非重犯。咸許自新。後或不悛。必寘方法。庶使悔過之人。免負終身之累。其諸處茶鹽酒稅。亦乞除元額外。不得擅增課利。擾擾人戶。應係自來諸

般調率。戶乞權罷。以安海內生靈之心。伏望聖慈。少賜省察。

仁宗時。拯引王旦等故事。論奏曰。臣讀先朝實錄。大中祥符中。并益二州。歲滿當代。先帝徧閱侍從官姓名。謂輔臣曰。此等各有所長。然求其文雅適用。可委方面者。鮮矣。每念有唐名賢。比肩而出。何當時得人之多也。王旦等曰。方今下位。豈無才俊。或恐拔擢未至爾。然觀前代求賢。不求其備。不以小疵掩其大德。今茲立朝之吉。誰為無過。陛下每務保庇之。然流言稍多。則亦梗於任使。大都選相稱譽。近乎黨。糾讞。訐非。近乎公。鑒其愛憎。唯託上聖。誠哉是言。且切至當。緣近世之患。正在於此。以四海之廣。求患無賢。而患在信用之不至爾。且頃歲以來。凡有才名之士。必遭險薄之輩。假以他事中傷。殆乎異棄。卒不得用。議者迄今痛惜之。欲望聖慈。申命宰執。應臣陳素。有本行先以非辜被譴。如楊紘。王鼎。王綽等。雖曾叙用。未復職。任董並乞復與

甄擢或委之繁劇必有成效如是則風化日益美賢傑日益彙積之以久和氣洽乎上下矣。

極知諫院請復封駁疏曰臣伏見朝廷近日凡有除改制命已行或物論未允者則臣僚上疏論駁因而追改者有之然亦若精擇而後用之之審也故外議喧然謂進退可否之柄不專於上派開四方大損國體且兩漢而下並以左曹給事中顯駁正之任李唐尤重其選若擢用未當則論列于內不顯揚于外蓋不欲明君之過沽己之直也近代則不然但建一策議一官則必揚言于朝以為己功實為臣之選豈當如是乎竊觀國家循舊例置門下封駁司以近臣兼領未嘗見封一勅駁一事但有封駁之名而無封駁之實因循不振豈不惜哉且歷代典故淪廢多矣此局幸而未墜祇在聖而行之臣請將封駁之職選兩制以上慎重介直不撓者主之或命諫官兼掌應

有除授之制並先由門下具不可者得以辨別是非身選詔勅如此則差易改正無免漏泄少裨聖政。

極又請先用舉到官疏曰臣伏視近日降勅節文委中書樞密院選舉主二十人令舉堪充知州通判知縣各一員者蓋國家精擇良吏之深旨也所有內外被舉之人至今未見擢任兼訪聞途路轉運使累有体量到州縣長吏等其間不才貪猥之尤甚者欲乞所舉人內先次進用令往彼衝替若候人數足日方議差除則盡之之民受害深矣况福負至廣官吏至衆黷貨暴政十有六七若不急於用人以革其弊亦朝廷之深憂不可不察。

極又論委任大臣疏曰臣嘗讀漢書谷永傳曰帝王之德莫大知人誠哉是言也夫王者端居巖廊之上垂拱而仰成者以能知人能官人使之然爾或異於是則雖堯舜之焦勞癯瘠亦不能成無為之化

也。伏惟陛下以明嚴之姿，勵精求治之切，中外臣僚才與不才，固無有能逃聖鑒者矣。且丞弼之重，最為今之極選，而治亂繫焉。若乃拱然盡心，敢任天下之責者，即當委而付之。設或拱默取容，以徇一身之利者，亦當罷而去之。惟在陛下神機洞照，甄別而信任之爾。若任而不擇，擇而不精，非止不能為治，抑所以為害矣。夫近臣中素有公望，實才衆，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知之，亦宜亟擢而用之。若知而不能用，用而不能盡其才，何以致理哉。不可以邊陲不備，恬然便謂無事。况諸路飢饉相繼，財用不足，府庫虛竭，士卒驕惰，振舉紀律，杜絕萌漸，正是可為之時。固宜參用賢者，助成治體。此尤不可緩也。大抵今之居位者，挾奸佞，則蔽善而背公；溺愛憎，則賣直而嫁禍。論論然，但以勢利相軋，苟得無恥，豈有揆賢進能之意乎。儻令如是輩比肩並進，而望風俗日益美，教化日益成，其可得哉。論者皆曰：今若以庶

直退讓有才之士，擇焉而用，置諸左右，則向日之失，立可矯正。而邪諂苟且忌刻，姦險之徒，當不令而去矣。陛下何憚而不為哉。臣以孤賤之迹，叨預言責之任，固所以為報者。惟思傾竭愚慮，庶可上裨聖政萬分之一。願陛下少留神明，則天下蒙幸。

極又論大臣形迹事。疏曰：臣伏見朝廷累年以來，凡進用燕喜，裁處大事，必避形迹，以為公道。上下相蔽，習以為常。有才者以形迹而不取用，不才者以形迹而不敢去。事有可為者以形迹而不為，事有不可行者以形迹而或行。此蓋苟避中傷，以防後害爾。然身謀則可為國謀，則不當如是。此最時政之大害也。且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官長，諸司官長參舉僚屬，俾公卿大夫而下，各稱其職。然後推誠委任，坦無疑貳。則中外協濟，政務脩舉。如此而不臻治平，君臣所未諭也。臣伏讀唐書太宗朝，或言魏徵阿黨者，帝使溫彥博驗之，無狀。因

合彥博讓之。且曰。今後不得存形迹。他日徵入奏曰。臣聞君臣協契義同一體。豈可不存公道。惟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衰或未可知。帝瞿然改容曰。吾已悔之矣。又高宗嘗責侍臣不進賢才。李安期對曰。聖帝明王莫不勞於求賢。逸於任使。設使堯舜苦已癯瘠。不能用賢。亦王化不行。况天下至廣。非無英彥。但比近公卿薦引。即遭訾謗。以為朋黨。况沈滯者未伸。而在位者已損。所以人思苟免。競為緘默。若人主虛已招納。廣務搜訪。不忌恩讎。惟能是用。讒既不入。誰敢不竭忠誠。此皆事由君上。非臣下所能致也。高宗深納其言。所以貞觀永徽之代。最稱太平者。蓋由廣延納之道。推至公之心。使之然矣。宜乎載在史冊。煥為美談。伏自陛下嗣守神器。已逾二紀。日御便殿。孜孜求治。雖古先格手。未有如是之焦勞也。而時多疢癘。民未富庶。國庫空蓄。邦計益削者。何也。蓋知人用人之道。恐有

所未盡爾。昔齊桓公問管仲曰。何者害霸。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人。害霸也。用而不能信。害霸也。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夫管仲一諸侯佐爾。猶慎於信用小人。况巍巍盛德。復將有所間然乎。伏望陛下奮乾剛之威。確然英斷。申命宰執。進用賢雋。斥去形迹之弊。以廣公正之路。判忠佞。抑僥倖。察左右愛憎之說。延中外謹直之議。慎重名器。振舉綱目。則可使教傳于上。民悅于下。名天地之和氣。致邦國於永寧。惟在陛下日慎一日力行而已。

拯又彈宋庠疏曰。臣等今日中書傳諭奉聖旨。宣示宋庠自辨及求退等事。臣等蒙陛下擢任。屢之諫垣。惟采取天下公議。別白賢不肖。數聞于上。冀陛下倚任。常得其人。以熙大政。不使貪冒非才者得以膠固。其俾害敗于事。乃臣等之職分。陛下所責任者也。固不敢緣事詆欺。變白為黑。感亂陛下耳目。動搖大臣爵位。以取奇譽。考實身討

斯亦臣等所自信。陛下所明照者也。臣等昨於二月二十二日具劄子論列宋庠自再秉衡軸首尾七年。殊無建明。略效補報。而但陰拱持祿竊位。素餐安處。洋洋以為得策。且復求解之際。陛下降詔未及斷章。庠乃從容遂止其請。是見其固位無恥之甚也。今乃自辯謂臣等議論暗合己意。臣等亦謂宋庠本意暗合天下之議論。斯不近於欺乎。陛下所深察矣。且云無過。則又不然。臣等竊以前代至于祖宗之朝。罷免執政大臣。莫不以其謨明無效。取羣議而行也。何則。執政大臣與國同休。不能盡心竭節。灼然樹立。是謂之過。宜乎當黜。非如羣有司小官之類。必有犯狀。注于刑書。乃為過也。唐憲宗朝。權德輿為宰相。不能有所發明。時人譏之。俄以循默而罷。復守本官。憲宗聽明仁愛之主也。德輿文學德行之臣也。當時罷免。只緣循默。不必指瑕。末致罪名。而然也。蘇如祖宗朝。蘇亮范質宋瑋李昉。皆齊賢。亦只

以不稱職。功勞逸為辭。未嘗明其過也。近歲方乃撻拾。託以為名。揚于外廷。斯乃不識大体之臣。上惑聖聽。有乘舉措。非所以責大臣之義也。宋庠豈無細過。臣等不言之者。蓋為陛下惜此事體。臣等所陳。惟陛下聖度詳處。若以為是。則乞依前來劄子。早賜施行。儻以臣等為謗讟。時宰敢肆狂妄。亦乞治正。其罪重行降黜。臣等無任激切。竊命之至。

臣請選諫議大夫。疏曰。臣謹按唐六典。隋氏門下省置諫議大夫。後四品下。龍朔中改為正諫大夫。開元初復舊。凡置四人。掌侍從規諫。伏下後言。朝政得失。故其秩峻。其任重。歷代以至祖宗。未嘗輕授。近歲殊不選擇。但以任叙遷。如春鏞等輩。昏曠不才。而皆踐此職。是以朝廷名器容易假人。素黷典常。莫斯之甚。臣欲乞今後應少卿參議等該磨勘改官。如曾經職司。委是素有才望。為眾所推者。方得轉諫。

議大夫其餘不得徇入止授以大卿監所貴官無濫進流品益清。
拯請選用提轉長吏官上疏曰。臣聞王者之總治天下也。內則宰臣
百執事。外則按察之官。刺史縣令而已。若中外各得其人。協心以濟
則陛下垂拱仰成。無為無事矣。夫轉運使提點刑獄。在乎察官吏之
能否。辨訟獄之冤濫。以至生民利病。財賦出入。莫不盡焉。事權至重
責任尤劇。設非其人。則一路受蔽。如州縣之職不舉。按察之吏又不
以聞。則朝廷無繇而知。是一方之民有終無告者矣。昔漢宣帝曰。與我
共理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蓋刺史縣令耳目接於民事。政令所
出。慘舒攸繫。今朝廷既以輕授。又數數更易。其才者雖有育民濟治
之具。亦烏所施設。或又况庸庸者乎。今粗舉一二條陳如左。竊見近
日除授轉運使。但理資序。不甚選擇。若江西路劉緯。利州路李熙輔。
皆知識庸時衆所共知其提點刑獄。亦未甚得人。若廣西潘師旦。以

東令狐楚。京西張士安。河北席平。皆素非幹敏之才。或無廉潔之譽。
猥當是選。宜乎不任其職。雖近例並委兩制奏舉。然所舉之人。或才
者入格以微文不用。故不才者往往進焉。乃是詞其細而忽其大。恐
非任才之意也。欲乞今後應除轉運使。先望實而後資考。則所得精
矣。凡舉提刑者。保薦之人不協公議。即乞責其謬舉。別委他官。如此
則可絕徇私之請矣。刺史縣令前後條約。非不丁寧。其中濫進者亦
衆。如曹瑛。自通判便授潤州大郡。果非理決人致也。又聞韓松。知歸
州。緣本州控接蠻界。居嘗屯治軍馬。舊係武臣知州。後乞選差文資
况韓松累任以不治聞。豈可當此邊任乎。欲乞今後應差知州。並令
有司精覈治狀。審驗人才。以州郡繁簡要僻。差而授之。庶幾不至敗
事。所有奏舉縣令。即令流內銓選。繁劇不治之邑。是則民瘼少而
和氣可召矣。伏望聖慈申命宰府奉而行之。則天下幸甚。

摠請選河北知州疏曰臣近律北使往回竊見河北當路州軍各係
近邊控扼之地所有知州等並是朝廷一一精選蓋欲謹邊防禦
卒以為急務今則不然但能增飾厨傳迎送使入及曲奉過客便為稱
職則美譽日聞若稍異於此則謗議紛然往往因此降黜者有之尋
每年兩次人使往來動經七八個月逐處豫為準備不敢少懈况去
歲兩度非其人使乃是一年之內迎送絕無虛日又何暇略謀訓練
哉兼訪聞北虜日夕點集兵馬添創營寨但以西討為名然狡狴之
心殊不可測議者雖云盟誓堅固萬無負德且安不忘危利或生害
又况已然之兆不可不預為之備也臣觀一路武臣未甚得人但借
進市恩結挾弭謗爾一旦急用必無成功加以邊俗未完邊廩未實
苟有騷動將何取濟此朝廷所宜深慮也臣欲乞今後應緣邊及當
路知州部署給轄駐泊等處武臣中不以官位高下但選擇有武藝

將材可用者任之專責以守備撫馭之術如有實效不可以浮議致
有移替俾軍民安其政令緩急不至敗事如允臣所奏即乞特賜指
揮

極請選廣南知州疏曰臣竊見廣南應係知州例差奏蔭京朝官初
任知縣及一考者伏况世祿之胄鮮惇義教童孺之歲便忝任籍未
嘗學政即使司民甫越暮年又移典郡且一邑之事向未練悉六條
之重安可責成地雖遠僻不可輕授方國家多務調幸旁午遠民困
重尤在得人臣前任瑞州日具知其事或無職官處只是知州獨負
管之其擬完恣橫之輩則惟誅求庸懦懵昧者又全不曉事民罹其
害無所訴告提刑轉運使憚其遠惡復不能巡歷按劾但上下相蒙
耳臣欲乞今後奏蔭京朝官合該廣南知州者並令於次任知縣內
選有治績及舉主者方得差移併乞勘會元無職官處各選置一員

仍令轉運提刑司非時不得差出。所貴閱掌郡事。輯寧異俗。拯請選利州轉運使疏曰。臣伏見中書劄子。知巴州楊佐奏。非体量得巡檢頭士寧為事過當。非理打罵兵士。州司取勘。及提刑轉運使巡歷到州。問頭士寧有何不協。只一向盤問。所劄官况。頭士寧與李熙輔有舊。慮作本司採訪施行。若頭士寧指論。臣詔法何以遵守。又見本路提刑司奏。巴州見禁巡檢頭士寧并兵士等。及轉運使李熙輔到彼審問。據頭士寧口稱。屈抑及分析。知州不公事。一面行遣差官往彼推勘。及差利州通判史世隆往巴州權交替。知州楊佐赴置院照勘。奉聖旨令提刑司選清強官。盡理取勘施行。竊緣楊佐見為長吏。部下官屬既有不公。理合体量。按問。今李熙輔乃憑信頭士寧分析。一面差官往彼交替。楊佐赴推院照勘。顯是熙輔與士寧有舊。挾私任情。不遵詔勅。若令舉劾之妄。彼誣者便下。所司與人對勘。則

今後部下官屬有過長吏。顧避不敢按問。乃是廢格詔勅。而容長姦惡。此尤事體不可之甚也。兼熙輔不才庸謬。眾所共知。臣先曾論列未賜施行。况利州一路。累經災傷。人民凋敝。全藉按察之官。綏撫鎮靖。其熙輔所為如此。豈宜久居是職。必恐別生事端。欲望朝廷選差廉敏才識之士。充本路轉運。以安遠民。如楊佐顯有賍私罪犯。即令本路提刑司体量確實。事狀聞奏。依條施行。

拯再請選轉運提刑疏曰。臣伏見諸路轉運使。并提點刑獄。自來朝廷凡有差除。皆以資序叙遷。或用臣僚薦舉。間容濫進。未甚得人。致一方之民。必受其害。如李熙輔張經等。居按察之任。當一路之重。不能遵守詔勅。振舉職業。而挾私逞憾。無所畏憚。妄搆刑獄。恣行追攝。雖已衝替。未足懲戒。各乞重行黜降。以警將來。所有宣州廖詢。秀州邊瑀。不公事迹。中外傳聞。昨因安撫奏劾。方此彰露。而本路提轉殊

失按舉居職不稱合正朝典。臣欲望聖慈。應今後差轉運使提點刑獄。臣僚並請選素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充職。不以資序深淺為限。則逐路得人。而官吏有所稟畏矣。

拯請置發運判官。疏曰。臣竊以京師大衆之都。屯兵數十萬。財用儲廩皆仰給於東南。主是任者。制置發運使最為今之劇職。固不可輕以授人。况朝廷參用兩制。假以事權。委任之重。不謂不至。伏見發運使許元。先自判官凡蒞職八年。東南利害無不周悉。所以歲運不乏者。蓋久任得人。之明效也。緣施昌言許元。績用頗著。坊廬別有進擢。則後來雖有才者。必恐未能究財用出入之故。則無由辦集。臣欲乞依許元例。令置判官一員。於朝臣內選差素有公望幹才者充。如前久任。所貴給熟其事。嗣守成規。或昌言等緩急替移。免致敗事。

拯請復韓贄等臺官。疏曰。臣竊見祠部員外郎韓贄。屯田員外郎孫拯。太常博士閻詢等。才識明茂。資質純正。先任御史。各以微累黜免。多歷年所。屢經恩宥。勘會前來。所坐原情。且非大故。棄瑕亦合錄用。况御史臺闕官甚衆。奏舉罕得其人。如贄等。求之方今。實為精選。臣以謂可復舊職。必允清議。伏望聖慈。持名還臺。或不如所舉。臣甘當同罪。

拯論河北帥臣。疏曰。臣伏見河北自商胡決溢之後。連歲水旱。倉廩匱乏。可不深思遠慮。而忽天戒也。臣近上書。以河朔連歲災傷。公私匱乏。帥臣長吏。尤在得人。其有不願久任者。乞於中外臣僚中。推擇諳知彼中事宜。敢任大責者。專委付之。俾綏拊疲民。經畫遠圖。庶幾後患可弭。且河朔之於京畿。猶心腹之與背。膺義同一體。休戚均之。今災異如是。豈可坐視其敝。恬然以為無事。但欲因循。憚於更張。措置可乎。臣實懼焉。惟陛下留神省察。以河北事體至大。帥臣等可用可罷。

遠賜神斷。天下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三十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三十四

用人

宋仁宗慶曆三年。起居舍人陝西轉運使孫沔過關。論宰相不進賢者。為將來之資。上奏曰。臣竊以直言指佞。忠臣之亮誠。革弊救時。聖人之能事。古之士有負鉄鎖趨鼎鑊。不避死亡之罪。以回主上之心。非不知愛身命。保富貴。自為安逸之計。而奚取摧折之苦。蓋不敢以可損之小。以忘所補之大也。自祖宗有天下。垂八十餘載。其間正人直士。未嘗以言廢者。雖時犯顏獲罪。要不過黜一官。使居於外。不踰年而已。遷豈有若古之伏法流竄。而殞絕其身者歟。景祐已前。綱紀未嘗廢。猶有感激進說之士。觀今日之政。以驗今日之事。幾何不傷哭長歎息。而後無人為陛下言者。臣實耻之。亦不敢遠引高論。唯以時之要務而陳之。願少留宸聽。夫州郡承風者。吏也。皆猥懦老耄。縣

邑稟令者。牧守也。皆昏聩。罷制勅方下。人咸以為不足信。未踰月而數更。奏請已行。人咸以為不能久。又隨時而改易。利權反覆。民力殫竭。遷鄙久師而自敝。戎狄伺隙以爭長。事至危而陛下以為安。人皆憂而臣下唯相目者。何也。由宰相多忌。不能進賢者。朝廷失策。不能任正人之所致也。先聖所以能致太平者。求端方之士。用諒直之人。故臣之姦佞無不知。民之疾苦無不聞。知則隨而去之。聞則擇而行之。書諸史策。不可備舉。臣但見莊獻總政之年。陛下恭默之日。有王曾。張知白。魯宗道。李迪。蔡齊。薛奎。以正直迭居兩府。曾修古。李絳。劉隨。鞠詠。孔道輔。以亮節更任諫垣。參用才智。十年之間。中外無天。故然。猶姦纖僥倖。閹寺威福。未能悉去。亦不為害。景祐以後。丞相皆夷簡。進富國政。以承平可恃。以功業可久。連黜忠言。幾廢直道。洎為便相。出鎮許昌。以王隨。陳堯佐代其任。才庸負重。謀議不協。忿爭中

堂。取笑多士。政事寢廢。即歲罷免。又引張士遜冠台席。本非遠識。致敗乃事。戎狄始起於邊陲。卒伍竊發於輦轂。合巽徒行。城塙逃遁。損威失體。殊無慚愧。尚得三師。居第自奉。蓋執政不得人之效也。豈不由丞相不進賢者為將來之資。但用不知己者為自固之計。故陛下思當今之才。無若丞相之賢。復召自大名。再秉鈞衡。于茲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為安。以避謗為智。西州將帥連敗。北虜脅取無厭。兵燹貨博。天下空竭。刺史守宰。十不得一。法令變易。士民怨嗟。隆盛之基。忽至于此。是由不能進賢。退不肖為社稷大計也。今夷簡以病求選。陛下手和御藥。親寫德音。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義士。一聞詔書。有泣下者。丞相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弼。所言陛下無不從。而請陛下無不行。終始顧過而未嘗少衰。可謂宋朝得君一人。而自來知以何道報聖人。至深至厚。推誠篤信之恩也。意庸常滿。前誰陪於

此智慮未有居丞相之右者。使陛下祇有夷簡而天下無其人。豈遂請老。何人自代。今天下士大夫皆稱賢才。而陛下不用者。左右賢之也。天下士大夫皆謂穢邪。而陛下不知者。朋黨庇之也。天下士大夫皆謂不才。而陛下任之。謂丞相不知。未之有也。嗚呼。天下重柄。崇聖相授。豈可輕易哉。夫貨殖之家。有至寶之物。猶當謹重。備非博識者。不得一觀。豈可付之愚童。驥吏。終日戲玩。不委諸地。而毀之。則盜斯奪之矣。昔太祖以一旅興王業。太宗以五路定天下。真宗承經業。若屋之柱石。身之手足。予足委墜。心体未有得安者。柱石摧朽。宮室未有得久者。宰相非才。天下豈有得致治者也。方今北虜伺患。以致壓境而取財。西賊數勝。以促結鄰而請和。二方之情。偽難知。中國之興衰所繫。加之民人疲弊。政事隨雜。此實朝廷非常之時。非更張

革變。則不能至于治平也。臣觀在位之意。無已然之見。事急則錯置失宜。既往則怡懌自若。去歲北戎有割地之請。未及境而百役暴起。晝夜不息。遣將帥進官。務推轂輟衣。委數十萬兵而遣之。一日邀結。驩好。兵分勢解。去無後慮。將帥處於閑地。不得一瞻天日之表示。不復用兵。何憂樂進退之易也。如此。今又聞西賊款塞。公卿忻忻。日望和平。此乃緩兵息民之一事耳。若因此振綱紀。修廢墜。任賢使能。節用養兵。則景德祥符之風。當見於今日矣。若恬然不顧。遂以為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復救也。而丞相便為四方已寧。百度已平。欲因病默然而去。無一言啓沃上心。別白賢不肖。雖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若薦用賢才。合天下公議。俾士大夫無服其心。是失之於始。而得之於終。猶可寬天下萬世之責。苟遂容身不救前過。不合己者。咎之。不順己者。退之。以柔而易制者。升為腹心。以奸而可使者。任為羽翼。

以諂佞取人者為君子。以愚懦無識者為長者。使之在廊廟。布臺閣。上感聖明。下害生靈。為祖宗計。則必危。為子孫計。亦未可保。於終。若
是。張禹不獨生於漢。林甫復見敗於唐。可不謹哉。可不懼哉。臣官為
侍從。班近清列。緘默度日。榮名可期。何必多言。自貽狂率。上忤聖意。
昔論宰輔。蓋不忍陛下受隱晦之名。丞相書奸邪之迹。為後世所賤
也。臣又聞天子擇宰相。必觀立朝之本末。採多士之僉論。臨大事而
有守。秉諒節而不回。居外則有撫民之譽。在內則有諍臣之風。一日
登庸。萬方受賜。落落然有大臣之器。此庶幾得矣。若循資次補。亦丞
相素為之地。安肯拔賢才於不次哉。在陛下察之謹之。况國家安危
之勢。在此一舉。亦恐未有人為陛下如此言之也。臣見數年前有論
西北事者。有談兵略者。諂佞之輩。必羣聚而非笑之。觀方今之患。非
言者之過也。竊恐臣今日之言。亦前日之事也。故非瀝闕之辭。離間

之說。悉士大夫有識之論也。可以質於天地。可以達於君親。不愧於
人。不畏於後。臣區區之心。幸觀咫尺。恥有見聞。不盡愚忠。雖異日為
傾邪所害。貶竄誅戮。臣亦無悔。伏望陛下念祖宗之基業。奉社稷之
威靈。開日月之明。奮雷霆之斷。永信任忠良。而去敗亂之故事。克復
昇平。在於此日。則天下幸甚。

慶曆中。吏部尚書夏竦進策曰。伏以國家安危。繫乎蒼生。蒼生治亂。
繫乎宰字之官。於民甚親。古者子男之國。今為奉佐之任。故漢詔郎
官出宰百里。百里之任。非材不居。國家之制。若何輕之。春秋之義。用
賢治不肖。用貴治賤。方今令佐。弊居叢脞。或醫即畫工之辭。貧寒京
百司。文之論文。以貴游子弟之序。資蔭京朝。職官之道。削奪者皆得
調授州縣之間。吏道益雜。率多不善。文法罕諳。政事下有妻孥。以率
其心。上無清華。以誘其望。樂於因循。甘於賄賂。皆曰。過且罰不失為

同類罪且棄不失為豪民以是而觀。非用賢治不肖者也。况州縣之儀。苦於庸賤。稽首階墀。斯役公府。民之疾苦。不能抗行。州之盤食。不敢力禦。或牧守非材。好自尊大。輕視王之命。臣不若已之僕。御賢者忍和。顧圖政事。愚者徇財。不顧輕辱。以是而觀。非用貴治賤者也。夫用不肖治不肖。則政弊用賤治賤。則民不伏。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嗚呼。縣境相壓。令長肩比。一清九濁。尚為多賢。比屋空虛。百里瘡痍。傷天之和。致時之災。不在斯人。誰當其咎。伏念陛下。軫念元元。垂意令。擇其材能。除其不肖。貴其爵服。去其庸賤。合仲尼春秋之義。流先王變民之德。則太平之化。可階而至也。

五年翰林學士張方平乞令中書樞密院依舊聚議。事上奏曰。臣伏見宰相貢昌朝陳執中等乞解兼樞密使。已降詔允所請。自古已來。歷代之前。三公之職。無所不總。國初中書樞密院兩相兼領。臣竊

詳其時。蓋是後周世宗意欲合二府以復唐舊。人死貨等罷其職。遂致事体兩分。謀議不一。總於主斷。實煩柄馭。比以戎虜為患。邊防多警。始命宰相。閔決機務。國論相合。習方為常。今疆場雖即漸寧。戍守未能解備。畜北虜如畜虎。飢則噬人。養鷹飽且颺去。兩相既罷。去此職。退朝必更不聚廳。使如路人。性來杜絕。今雖有處分。凡干軍國機要。及邊陸事宜。令依舊同共商量施行。又緣朝廷舉動。惜体中外人情。易搖。三邊忽有小虞。兩地即須聚議。便是非常之事。遠動四方之疑。合固易難。難則難合。今聖恩已聽昌朝等解罷使名。即密院文書自不通。會諸房事務。亦罷呈稟。臣愚以為其邊防奏報軍馬機宜。依舊當且聚廳。每事並皆同議。於後或有警急。庶幾得以周知。價值有事商量。亦免動人視聽。若或聖心採納。乞特宣諭施行。

七年。方平論請通中書樞密院事。上奏曰。臣竊以朝廷政令之所出。

萬事之本原。一統於中書。若樞密院。則古無有也。起於後唐。權宜之制。因循相承。兵權實重。乃與中書對秉衡轡。至於分軍民為二。俸別文武為兩途。宣勅並行。議論難一。事無任責。更相顧望。自古為理。患在多門。况今二府之中。豈盡材猷之士。朝綱內弛。造事日生。而戎狄。有馮陵中夏之志。財用殫窘。百職曠廢。此時廟堂之上。豈容非材。夫欲朝廷尊遠。事實真要在乎揀別。大臣才不才而已矣。陛下若去不才之人。又復誰當進用。若使宴安朝列。容身養望者。優游倍位。則勞臣益解體。武士益離心。茲事体大。實在詳察。謂宜講求利害。稽復古制。省樞密院歸於中書。若又重於改為。則莫若通樞密院之職事於中書。見任樞密使副。才者留之。不才者去之。其諸房吏史。且皆如舊。措置施會。條更圖議。是以一政事之本。重賞罰之權。汰冗濫之員。塞倖倖之望。改而復之。不傷体。我而成之。不動眾。陛下幸與一二

宗臣舊老。深圖此議。有益於國。願斷自聖心行之。特降制以宰臣兼樞密使。

八年詔。近臣論時政。方平言。祖宗之時。文武官不立磨勘年歲。不為遷升次序。有才實者。從下位立見超擢。無才實者。守一官十餘年。不轉。其任監當或知縣通判知州。至數任不遷。當時人皆自勉。非有勞效。知不得進。祥符之後。朝廷益循寬太。自監當入知縣。知縣入通判。通判入知州。皆以兩任為限。守官及三年。例得磨勘。先朝始行。未見有弊。及今年。深習以為常。皆謂分所宜得。無賢不肖。莫知所勸。願陛下稍革此制。其應磨勘叙遷。必有勞績。或特敕擇官保任者。即與轉遷。如無勞績。又不因保任者。更增展年。其保任之法。須選擇清望有才識之人。命之舉官。如此。則是執政之臣。舉清望官。委清望官。舉親民官。凡官有關。惟隨負數舉之。庶見急才愛民之意。

仁宗時方平請命二府各舉將帥。上疏曰：臣竊思二虜通謀，三邊設
備。外則民力漸困，內則府藏寔虛。將帥既少，才謀兵士又非精勁。安
邊攘寇，未見長策。天下之勢，深索維持，惟是用人。尤為急要。宜須不
次選擇材能。伏乞陛下特降宸旨，令兩地大臣人皆舉其所知。或有
智勇堪任將率，勤幹可治錢穀，但其才用明有所長者，各舉三數人。
俟其舉上，陛下以暇時御便殿，將所舉奏，而質舉者其前未已試用
之迹，及將來堪任使之狀，使據事實陳其行能。眾以為然，即與進用。
不惟拔擢得人，亦可以見大臣知識之深淺，但用得其人，思陳力。
即可以下集眾務，上分憂勞也。

方平又上官人論曰：臣聞股肱元首，一體而後成人。陰陽冲氣，三合
乃能生物。君臣之義，相須猶然。故理亂在庶官，安危繫所任。良臣惟
聖。后德惟臣。按歷代之典刑，觀先王之治道，莫不舉賢授任。論才賦

政。勞於圖擇，佚於任使。堯之克明俊德，舜之時亮天功，分職用各猶
咨四岳。故堯曰：疇咨若予采。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舜曰：有能奮
庸熙帝之載。疇若予工。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則是播種必稷，擊拊
必夔。冬用所長，故善其事。爰及三代，官有世守，業精能勵，百務用舉。
在漢武宣之朝，亦稱多士之美。內則有儒雅質直，運籌定令，文章應
對之臣。外則有將帥奉使，宣風理民之良。咸稱諸用，各濟其志。以故
西漢彌為僅古。凡魏晉而下，創圖之玉，致治之君，未有不能駕馭莫
髦賞拔俊彥，而能建大功業，立大制度，貽謀長世，垂裕載籍者也。然
官紀之制，世增其弊。原本要末，請試駁論。蓋天子惟君萬邦，圖任三
事。搃百揆者，則謀建庶官之長。列庶長者，則博選眾職之任。卑治其
目。尊領其綱。各有典司，不相侵紊。故人所守而各安其事。為法也
簡，而責效也詳。人君可以垂拱而仰成，百度所以條貫而有序。及乎

隋氏悉擊下權一命之微咸自王命三銓汨混諸流繁錯臯陶九德
不足以盡官才之方周官六計不足以為弊吏之法毛玠之執衡鑑
不足以振頽俗山公之善題目不足以發清議矣唐氏雜用隋制皇
朝多脩唐舊今吏部之職分而為五仕途煩廣賢愚不能周知資格
有常能否固難悉辯然王者設官分職以立民極知人則哲能官人
安民則惠大臣舉賢援能分治邦政在手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夫百
司羣吏既非專達各有其長其旦夕承弼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左右
前後之吉固宜周識其善惡各盡其器能孰有致君成務輔相之道
可以居廟堂孰有折衝決勝將帥之略可以安邊域孰有沈謀深識
可以斷大事孰有純誠朴忠可以臨大節孰明通塞之術可以主邦
計孰有方重之望可以執邦憲孰有詳練故實稽古之學可以備對
問孰有不畏疆禦敢言之氣可以司詔諍此皆帝室儀表當世衡石

朝家輕重之所賴上民休戚之所憑夫不深詳乎僉議夙存乎簡牘
一職不舉固有關政矣至于專使之才如終軍陸賈者救民之術如
延壽黃霸者澄清風俗凌厲名節如張綱范滂者明慎刑獄哀矜平
恕如釋之定國者此皆內與之為政外委之宣風揚主之恩感為民
之舒慘者又可不素察其能否而克收其功用乎臣嘗讀漢書見元
嘉中丞相王嘉上疏曰前山陽亡徒蘇令發為盜欲遣使問狀時無
可使者蓋屋令尹逢拜諫議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
先畜養使之成就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臣每讀至此輒
廢食長息以夫孝哀之世其天下之廣職位之衆猶武宣也而朝廷
虛空邦國殄瘁至無一使人之才得非由上失素備之道者歟故臣
深願陛下廣知臣之明為立政之本采拔罔親疎之間信任存始終
之禮使端良之士夙夜于左右才德之臣表率于臺閣庶能之吏刺

守乎州郡。則陛下固可以高拱乎太紫。凝神乎穆清。不出戶牖之前。而天下固已理矣。臣才駑識近。不通理要。相時官人之道。稍近乎政之損益者。論著于後。按所遺焉。謹論。

方平又上用人。臣伏以皇朝兩府。前代三司。所以平章庶政之經。揆覽萬事之紀。下賦羣吏之職。恢成天下之務。故高宗以傅說作相。而說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西漢丞相東西曹。或起為中二千石。東漢三府察廉。秀高第出補刺守。入居卿校。南朝晉宋以來。五品已上。執政與吏部參掌。以至于唐。宰臣猶得以不次進用官吏。代宗時。元載當國。而公道隘塞。常袞預政。而人材凝滯。及崔祐甫作相。日除十數人。未逾年。凡除吏八百員。上曰。或謗卿所除官。多涉親故。何也。祐甫曰。進擬庶官。必量能補任。臣若與其相識。方可相諳人才。若素不知聞。何由察其言行。上以為然。

議者是之。憲宗時。李吉甫自承旨作相。謂學士裴垕曰。吉甫自尚書郎。流落遠地十餘年。後進人物罕所接識。宰相之職。宜選擇英俊。君多精鑒。幸聞今之才傑。均取筆跡其名氏。得三十餘人。數月之內。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重。吉甫有得人之稱。自文宗之世。宗閔德裕之輩。挾私後公。結援相傾。而朋黨之議興焉。故文宗曰。去河北賊至易。去此朋黨實難。由是進用一官。遷除一吏。各相顧瞻。恐涉譏議。豈至公宰物之道歟。伏惟我太祖太宗之朝。擢賢任能。使人以器。才略奇傑。或數年而至公相。根味無庸。或逾紀而不改官。或卑品而履要重。或高秩而居冗散。升沈取捨。惟才是視。故能興造功業。垂綏四表。制度遺文。貽厥永代。夫功名所立。必由駕馭。後世因循成弊。蓋自承平之久。在今致理之本。莫先官人之事。助陛下官人者。豈非宰相乎。官至卿監。職參臺省。選用之命。故在政府。郎官已下。屬乎審官。皆發之

職。統乎選曹。是二有司者。宰司實掄之。且今外任之重。國權所寄。不在廉刺之職。分而為二。轉運使提點刑獄者也。天下諸道。不登百人。是百人者。誠才則天下之政舉矣。此陛下所當東法。宰司所宜慎選者也。臣比見詔書。更委兩省兩制薦舉。此固朝廷不欲私用人之柄。與天下公共之意。然凡被舉者。又果盡賢乎。若類其資。第其秩。俟貫魚受寵。無復區選。定馬於乾。不知適變。是猶按伯樂之圖。而未驟歸於市也。臣愚謂宜斷自宸明。遠遵往制。以用人之柄。責於宰司。凡滯淹之才。後僚之器。名行磊落。衆實共聞。自可越次甄升。急收其效。必依階躡級。豈曰用人。雖大吏而不能履職。居刺守而不聞治狀。大者宜罷歸田里。小者宜退從冗散。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吏臧否。人所疾苦。條奏之。是為舉謫言。又漢舊制。州牧奏二千石不任位者。事皆下三公。遺掾吏接驗而黜免之。此前代中外羣吏。并善退惡。咸自

宰司之故事也。既付之以柄。推之以誠。則一夫不獲。一官不舉。陛下有所問之矣。或曰。經綸屯昧之時。則有不次急用之擢。持盈守成之時。自宜遵常守故而已。臣以為此乃腐儒之謬。豈若六主之遠謀。且陛下向者躬覽萬機。再新區極。獨斷不謀。拔才振滯。彼一二臣上膺獎擢。咸自早及。驟升清要。又豈責任之云乎。况此三司實掌衆職。動而引例。何謂論材。能者一日而在下。則失一日之益。不能者一日而在上。則有一日之損。豈非教善。良斥遠邪。惡以一日為晚。何遵常守故之謂乎。夫然。故上下盡心。廉官修舉。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上無焦勞之憂。下具之慮。而百職理矣。謹論。

七年。詔羣臣陳左右朋邪。中外險詐。而無所行。殿中侍御史何鄭。請閱實。其是否。因論誠與疑。乃治亂興亡之本。上奏曰。臣聞興邦國之治。在通上下之情。通上下之情。在体天地之道。故天地交而萬物寧。

由至和被焉。君臣交而衆情達緣至誠感焉。在易有之。上下相交而志同則為泰。蓋人情亨通而至也。上下不交而志乖則為否。由物情乖阻而然也。斯道得失繫時興亡。傳曰。商以兆人離周以十人同。離則自疑生。同則由誠至。唯誠與疑。乃治亂興亡之本。人君可不鑒哉。恭惟陛下以寬大之資。紹宅丕緒。以博厚之度。信待羣后。純用一德。懷柔衆心。然而歷選大臣。其間豈無一持詐之者。博求多士。其間豈無一懷欺之人。然不可以一臣詐而疑衆臣。一士欺而疑衆士。務以陛下懲艾所任。疑阻微生。羣臣承風。殊少開悟。獻計進者。迎陛下之意。多有嫌避。明約束者。窺陛下之旨。動設猜防。日增月加。浸成其弊。於國体有損於人情靡安。今略舉疑貳之大端。足以明其害而監其夫。夫擇官者。宰輔之職。今補一吏則疑其涉私。故常以顯勞於親決矣。分間者。將帥之任。今專一事則疑其異圖。故多方而加其竊制矣。

博訪者。大臣之体。今見一吉則疑其請託。故賓客有將而不許。接美相先後者。士人之常。今進一善類則疑其朋黨。故推薦不得而行矣。分邪正者。言官之職。今斥一邪人則疑其愛憎。故忠憤不得而伸矣。凡茲任事者。皆公卿士大夫之職。周旋忠力。乃其責也。彼之觸法。皆胥吏小人之事。乾沒奸利。乃其分也。今待周旋忠力之人。防如乾沒姦利之類。欲其廉恥興行。人物忠厚。不可得矣。一生此風。遂致弊俗。非但君疑於下。抑亦臣疑於上焉。故大臣疑用之不專。則不敢任事矣。小臣疑待之不厚。則不敢輸忠矣。備顧問者。疑言之不從。則不敢抗論矣。懷忠謹者。疑誠之不達。則不敢盡規矣。慕功名者。疑任之不固。則不敢專行矣。若循此不返。是朝廷無必可信之士。無必自保之人。君臣上下交相疑。而欲天下無否塞之患。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此非陛下素志之然。皆臣下避忌順成之過也。夫不忌不克。周文所

以基王迹也。竊達大度。漢高所以成帝圖也。雄猜多忌。魏武所以失君德也。唐太宗於君臣去形迹而致貞觀之治。德宗待宰相多疑。而召奉天之亂。此數君者皆非常主也。然而無忌克能懿遠則與邦至治之如此。持雄猜懷疑貳則失德召亂之如彼。是皆世明顯顯效不得不戒之爾。伏望陛下體天地所以交泰而推誠於君臣之際。監周文漢高唐太宗所以興邦致治而圖其安。戒魏武德宗所以失德召亂而防其危。分國政以授之相。委戎事以歸之將。至於羣司多士。各付所職。使尊者執其要。卑者治其詳。陛下高拱而純臨之。唯感福政。今則必自己出。其他盡付之有司。孰敢不為陛下悉力也。傳曰。疑則不任。任則不疑。斯理之然也。以陛下今求治之心。其事在一易慮之間。爾何憚而不為。但慮及之。則風俗可不變。天下可事會治平之風。夫何遠之有。臣以愚淺。素懼治體。然病今日之賢士大夫。以疑阻相承。以成陛下之失。故敢觀縷而陳之。夫志忠則語切而辭多。伏惟聖明不以狂愚而遺其言。則死幸甚。

皇祐二年。鄭知雜事。論宰相擇賢材而久其任。上奏曰。臣竊以唐虞三代成天下之治。為日曠久不敗者。非其時之易治。由其君在位久。歷年多爾。然不唯其君在位歷年之久。抑亦由任其臣專且久也。虞之賢臣。皋陶為冠。夏之賢臣。伯益為首。舜禹任之。與之始終。故能成至治。湯得天下。以伊尹為輔。不唯其身任之。及其子孫亦任之。太戊之在位。其相伊陟而已。高宗之中興。其相傅說而已。皆終其世而未嘗聞一易人焉。所以能享其名。周武創王業。唯周召之用。不唯其身用之。及其後王亦用之。所以能成其功。漢高之取天下也。以蕭何。其治天下也。亦以蕭何。何之終繼。以曹參。亦不唯其身任之。至於後嗣亦任之。所以能大其業。劉備之得蜀中。晉元之得江左。顧其業亦甚微矣。

然而能抗衡中夏。及數世者。以任諸葛亮王導。專久之致也。唐太宗成貞觀之治。非他也。由其信房杜王魏。長孫之篤而致也。明皇致開元之治。亦非他也。委姚崇宋璟之固而致也。東漢李固杜喬陳蕃。時君亦知其賢而用之。然用之不能終。為邪險害之。所以速衰危之患。隋高祖平天下。由其任高穎之功。任之不能終。以楊素承之。所以無宏遠之業。憲宗之平夏州。破淮蜀。由任杜黃裳裴慶慶崔羣而致也。任之不能終。以皇甫鎛程異間之。所以復有叛渙之患。凡茲歷代。任人之效。任之不厭其久。未始不致治。任之不保其終。未始不致亂。為人君者。必以是為監。則庶幾寧寧三代之際矣。後漢治郡縣。司倉庫。皆官之輕者。然而當善其吏。久而至于子孫者。為美。况其任天下之事。而欲期受命。夕成。功未之有也。伏惟陛下勵精致理。擇賢為輔。自始即位。及今。亦命二府之臣。已數十人。以三朝所任人較之。皆不若今之

多也。然而亟用亟罷。不能持久。其遠者五七年。次者二三年。下者尺不及之。唯呂夷簡在相位十數年。中間兩罷而復用之。李迪兩被進拜。始任之數月。其再也才逾年。杜衍之拜。甫及百日。雖進退用捨。聖慮所決。必皆有為。然而人情見陛下始用之。不聞其盡賢。既退之。不知其有過。其謂諸臣出入二府。皆其常也。但官重則可以補矣。故近來仕至兩省官者。人莫不皆有重用之望。其望無他。不過冀厚祿。以溫家族。假官勢。以榮子孫。甚者謂一歷二府。得書黃紙。則以為榮。此无可怪也。用二府之臣。計非陛下苟用之。必以其有稱天下之望者矣。天下之人。亦何別於諸臣焉。自進用及今。未累月而星變為異。以前世之事為驗。多謂於大臣不利。天道幽遠。災異之發。固不虛應。然不必在於一端也。竊恐傾危之士。緣以為言。或以遇有災異。則固當罷免。或以避禍患。則退自安全。陛下或所持不堅。一為浮言所移。諸

臣又將不安其位也。今之任者既不勝自固。後之來者亦未必能安也。若是二府無一定之任矣。二府無一定之任。而欲議天下之治。其無日矣。人君有聖明。一貧可樂也。尚孳孳於求賢者。亦與之圖致治之具。使功業成於當年。名號榮於後世。爾以陛下聰明神聖之資。若堯舜遠甚。然在位僅三十年。而政理文采未暇浸淫於漢唐之間。由任大臣不久。而人為苟且之計也。夫國家之弊莫大於人臣帶具况大臣乎。今日任大臣者可謂弊矣。伏望陛下懲既往之失。而圖將來之得。其於二府大臣也。必知其賢然後用之。既用之。必使久於職焉。既久矣。必待之以勿疑焉。審此數端。曠日累年。而責其成功。人雖中樞。祿陛下信任之固。必將勉強為陛下宣力。而講長世之謀。况任得賢材而又久。則堯舜之治無難及矣。

太宗時直龍圖閣知潞州尹洙上奏曰。臣聞至治之本在於務大体。

不在手任察也。漢明帝察察。唐德宗以察為明。皆著幾前史。非盛德之論。然則衆之好惡必察之。臣下忠邪必察之。非謂究發隱微。作為聰明者也。近聞詔獄所治。類多善士。因醉飽之失。發曖昧之罪。臣竊以為過矣。大抵士君子必長脩飭。始終如一者。皆純固介特之。舉朝論之。百不一二。至於年位尚輕。頗或疎縱。及寄責稍重。始自矯厲。而能建事功於世。立名節之效者。不可勝紀。此殆常人之情。明主所深亮也。茲是雖往。臣所慮者。上下相同。動輒得咎。刻薄之風。寢以成俗。於威明之治。所損不細。非特為二。三子言也。又比年以來。既行之。恩尚或中寢。既用之。清罕家開釋。豈搏擊之言。易以進。寬厚之論。難為陳哉。伏惟陛下采漢臣竊私之戒。鑒吳王校亭之弊。因慶澤之後。發寬大之詔。明諭有司。凡臣下纖介之惡。非虧損教誼。侵害民物者。勿復以聞。至若暴亂之萌。驕僭之原。誣罔朋比。徇私喊公。此至誅之

所先願陛下留神聽察無志其細而遺其大則善者登而惡者降夫
狂瞽之言惟聖明財鑑

翰林學士王珪舉王安國狀奏曰右臣竊觀漢之取士非一尋常
郡國舉茂材孝廉與夫文學之高第又令丞相御史表實舉
遜有行者而舉之間有矣異又博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人漢
以同風三代者無異術特以得人為盛爾伏見應茂材異等科王
國翰林學士安石之弟行義純茂而學足以明先王之道其少已自
高恥與天下士出入場屋間况肯晚同門蔭子弟以苟一時之進哉
今年得四十身不得廁卑衣之列行與陛下之民若于太平而無所
為士夫咸為惜之夫三歲一詔貢舉而實學者未必盡得制科所
得又不過一二人豈若漢博取而廣收之若安國者儻得間有所收
不亦為明朝得人之功乎伏望持許如王回孫作黃君俞等例除一

恩命且命於國子監講說以試其長或不如所舉臣當坐月聞朝廷
之罪

珪又薦孫侔林希劄子曰臣伏觀前代之治逸於享國者未始不勞
於求賢也夫以九宸之遠非可以博覽天下也固必考薦者之言而
後試用之臣伏見試秘書省校書郎孫侔行義純正好學不倦少嘗
遊于場屋其後遂退居江湖然其所為詞章非下於諸生也知永興
軍劉敞奏掌本道機宜亦辭不就辟夫士於困窮之中秉節自高顧
今豈多得邪又新杭州於潛縣尉林希材學逸群衆所共聞之昨罷
官闕中略至京師不擇祿而去未嘗一涉權勢之門彼誠安於中而
不怵丁外與夫煦煦然苟營於人者不亦遠哉伏望朝廷並擢為國
子監直講庶使闡道藝於勸學之路豈云無補之
珪又薦丘與權劄子曰臣伏以求治之朝而翰墨之臣無以愈於薦

士之補也。伏見福州閩縣主簿丘與權景祐中。有聲科場。自爾二十餘年。困于州縣。然孤潔自遠。不能苟合於當途之人。觀其藝文優深。議論純正。竊謂遭時右文。宜見收采。臣今保舉堪充國子監直講。如經擢用。犯正入已。贓臣甘同罪。

珪又薦李徽之。劄子曰。臣伏見諫議大夫李徽之。相門之彥。蚤探經術。前後累更寄任。而其治不與俗吏同務。昨差知鳳翔府。先帝知其名。特召對而遣之。近以疾求領南京留司御史臺。今聞疾已平。尚在陳留未赴任。方朝廷急於用人。若徽之者。可惜置之閑廢之地。望特出宸衷。試許入見。觀其議論可取。却與一要劇差遣。則徽之既蒙省錄。當益盡補報之心。

珪又薦李庠。劄子曰。臣伏見太子中舍李庠。故諫議大夫繹之子。少有才學。早推鄉閭。歷官以來。累有大臣薦辟。以美茂之器。飾以文雅。

舉有可觀。昨因被病。退居閩中。涉今累年。如聞所恙已平。但安恬自守。未欲一來京師。兼庠未分司以前。久不下磨勅。文字舊有召試。指揮亦辭而不就。其風節誠可嘉尚。欲望朝廷特與就除陝西一合人差遣。庶廣博勸之路。

知制誥劉敞。乞叙用。呂溱狀奏曰。右臣伏見南京分司呂溱。降官責廢已來。聞諸道路。皆謂坐竇公使錢。罪當奪官。嘗見呂溱。歷典蘇楚。抗徐數州。所至皆有風稱。絕無貪名。况其壯年已在近侍。豈肯自棄如此。然其為人。資性踈濶。脫略細務。誠恐檢防不至。故陷深法。臣竊見頃年蘇舜欽。監進奏院日。賣官放紙。為伶人之費。坐監主自盜。除名為民。遂卒貶所。事出仇人。情輕法重。至今天下寬之。臣恐呂溱所犯多或類此。兼溱素貧。奪祿閑居。便至失所。伏望朝廷矜憫。特賜牽復。使溱少加檢防。不忽鄙碎。盡心臨事。其於補報陛下。未可量也。

干浼聖慈臣無任戰懼之至謹具狀奏聞

吳育知陝州進資政殿大學士召還判尚書都省一日侍讀禁中帝因語及臣下毀譽多出愛憎卿所當慎也育曰知而形之言不若察而行之事聖主之行如日月之明進一人使人皆知其善出一人使人皆曉其惡則陰邪不能構害公正可以自立百王之要道也

皇祐初主舉正拜御史中丞乃奏張堯佐庸人緣妃家一日領四使使賢士大夫無所勸報舉正因留班廷諍乃奪宣徽景靈二使又言先朝用人雖守邊累年者官止遙郡刺史今所用未盡得人而剋期待遷使後有功者何所勸耶且轉運使察官吏能否生民休戚賴焉命甫下而數更不終歲而更易恩澤所以未寧民疾所以未瘳者職此故也

皇祐中孫抃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制下諫官孫抃論奏抃非

紕繩才不可任風憲非即手詔臣觀方今士人趨遠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許人為風采捷給若面夫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然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仁宗察其言越視事

監察御史傅堯俞彈孫抃上奏曰三公之官歷世攸重蓋所以鎮撫夷夏統和天人苟非其材闕而不倫必使後傑不待乎及進常品不可以幸至則天下想風靡然皆勸陛下天度廣納恩過乎感在任者或未更勤勞而寵光已溢往往迭相觀望計校其淹速薄厚不知自省以圖報塞稍復遷延未登大用輒內懷怨懟不平之色見於顏面者何哉以衡錫之地幸至者時有而不任責之罰常輕耳此當世大敵陛下所宜深察臣竊見參知政事孫抃疑自守望實俱舉徒以高科久居清列承旨翰苑無歉於抃乃使若之二府積有歲時當萬

機之繁無一毫之助居其位而不預其事甘其寵而不知其理昏塞之語日以流聞傳笑士民取輕夷狄每進趨野陸百僚具瞻勤勞之臣為之解体上累日月之照將為方冊所譏此郡縣小官稱不稱職謂為尸素無益誅譴免逐者多矣豈有賦祿萬鍾備負三事清然無知可以久愛其任者乎伏望陛下不以臣言為妄不以臣狀留中付外施行俾忝免少抑貪幸且礪忠勳不獨臣愚謂然實中外願頌之望臣不勝懇激之至

堯俞又乞停薛向新命上奏曰伏以二府之元大政所當各有分職共熙天朝無相奪倫乃可言也儻或躬操綱紀而自紛之欲使百司安所取法此源一啓其流將大風聞陝西轉運副使薛向到闕參議馬政纔粗有條實是否皆未可知朝廷推恩顯異常等既落權字又候二年除轉運使轉運使自諫中書門下而樞密院一切專行臣雖

淺愚不練國家故事若果如是者實紊綱紀誠非細故豈可因循伏望陛下斷自宸衷停薛向新命况向資歷尚淺寵任已優俟其績用有成進擢未晚不獨審慎名器塞僥倖之路且使中書樞密院各分各正臣非區區為薛向言蓋以朝廷事体不容虧損苟有所闕當窒其源惟陛下必賜施行臣不勝懇激之至

知制誥胡宿乞留三御史上奏曰臣竊以御史者天子耳目之官所以廣聰明下防威福若有畏懦無狀緘默不言即是尸祿素餐負陛下之任使罪之可也若其不畏強禦糾發姦違可謂能言是矣本職蒞之可也近聞臺官彈劾事連宰相陛下不置詔檢按問其令關封府訊狀憑劉宗孟一面卑辭黜三人御史於朝政有補於人情未服昨日聞御史差勅留中未下外議皆謂必是聖心覺悟不照臺官人情莫不喜悅剛猛御史自古難得今若亦去須別舉人所舉之人

未必能勝此也。近日謫見未息。茲究須防。古人有言。猛虎在深山。藜藿為之不採。猶言直臣在朝。姦臣遠避也。臣欲乞降旨留三御史在朝。以警姦邪。臣昨晚蒙宣召。已曾面論此事。欲乞聖慈更賜詳處。至和元年。言事御史馬遵論安危之機在於命相。上奏曰。臣每讀唐書。見宰相崔群對憲宗論開元天寶中事。未嘗不廢卷而嘆。以為知言。其略曰。安危存亡繫所任。明皇用姚崇。宋璟。張九齡。則理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分時。臣以為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姦臣李林甫。理亂自此已分矣。其切至明白如此。豈不謂之知言乎。蓋人之用舍存乎前。國之安危係乎後。譬猶養身常須畏疾。不可以覺痛之日。始為受病之辰。當審之厥初也。竊聞兩臣累懇求退。或慮聖慈重違其請。則別須求之以討大柄。今山推別都之鎮。日食正陽之朔。大異仍見。多事可虞。

伏望陛下深惟三聖基業之大。四海生靈之廣。未中外之公議。斥左右之私言。鑒開元天寶之理亂。戒林甫九齡之用舍。安危之幾。在此一舉。間不容髮。雖悔何追。陛下擢臣冗職之中。任之以言事之責。日夜惟念。無以補報。若煩碎迂闊之論。不敢上煩天聽。唯中書政本。命相用人。最為急務。與其後時而悔。不若先事而言。在職所宜。雖死無恨。惟陛下留神省察。則天下幸甚。

嘉祐元年。遵又論宰相逐諫官。乞與辨明。疏曰。臣聞御史中丞張昇。累上殿論列。為趙抃等昨乞外任。奏章雖入。朝旨未從。及宰相劉沆。獨入文字。指言沆等朋黨。及罪惡條件。因此除出。則是成命。雖自朝廷。本意實由宰相。所以外議喧譁。皆謂宰相逐諫官。非厚誣也。切觀自古帝王。皆以聽忠為賢。拒諫為醜。今頻年出臺官。非朝廷美政。損陛下聖德。若因張昇論列。特與辨明。四方聞之。皆知臺官之出。非陛

下本意。正朝廷之體。全陛下之名。在此一舉。臣以當職。須合力言為朝廷借體。為陛下借名。非特為諸臣而發之也。臣無任區區納忠之至。

遵又疏曰。臣聞神史中丞張昇累上殿言宰相獨入文字。降出臺官趙抃等不當。若謂抃等素非善人。不當除為臺官。既為臺官而後有過。亦當即時屏黜。不可久令在朝。俟其求出而後言之。即當行降責以正典刑。不宜尚帶舊官。猶專民政。如其無過。豈敢以空言上除小郡。本末而言。皆為未允。若謂奉行條貫富出。則中書條貫甚多。未必盡能執守。只如宣徽使明有定制。不得過兩員。今除四員矣。如此之類。不可條陳。未聞別入文字。持有條陳。以此而言。乃是意欲舉行。即引為詞耳。宜張昇再三辨明而不能已也。自來臺官多不為人所喜。而權臣尤甚。非權臣天性惡之。勢使之然也。若非聖君主張盡舍權臣

廢置。則諫垣憲省之中。求過避禍之不能。豈復能為朝廷計哉。陛下聖明必照此事。伏乞英斷。

至和二年。侍御史趙抃乞勿令歐陽脩等去職。上言曰。臣伏以天子南面之尊。左右前後。須得正人賢士為之羽翼。朝廷有大賞罰。可以詢訪。有大闕失。可以裨益。有大急難。可以謀議。有大禮法。可以質正。竊見近日以來。所謂正人賢士者。紛紛引去。朝廷奈何自剪除羽翼。臣未見其能致遠也。憂國之人。莫不為之寒心。如呂濬知徐州。蔡襄知泉州。吳奎被出。知壽州。韓絳知河陽府。此皆眾所共惜其去。又聞歐陽脩乞知蔡州。西黯乞知荆南府。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堅欲請郡者。非他。蓋傑然正色立朝。既不能曲奉權要。而乃日虞中傷。皆欲扳濬襄奎絳而去耳。今陛下又從其請。而外補之。臣恐非朝廷之福。朝廷萬一有緩急事。則陛下何從而詢訪也。何從而裨益也。何從而

而謀議也。何從而質正也。所失既多。雖悔何及。詩不云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謂文王雖大聖人。得居尊安寧者。蓋在朝多賢。括之士而致之然也。臣愚伏望陛下鑑古於今。勿使脩等去職。留為羽翼。以自輔助。則中外幸甚。臣無任懇切納忠之至。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三十四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三十五

用人

宋英宗時。張方平論進用臺諫官事。體上言曰。伏見天禧元年初。復臺諫官。詔勅云。所置臺諫官。三年內不得差出。仍不兼領職務。候及三年。或屢有章疏。實能裨益。特越常例。別與升遷。若職業茂聞。言事無取。移授散秩。仍遣監臨。比來朝廷命臺諫官。甚異先朝本意。蓋臺諫官之設。所以切磨理體。助為聰明。非使其生事。招權為仕宦捷徑也。粵自近年。增置員數。而又進擢殊速。聽用過當。頗開朋黨。險危善良。鼓動風波。淪胥以敗。比雖易轍。尚存遺俗。不有不變。曷扶國體。乞今後應臺諫官。宜如天禧詔勅。俾之久於其職。以觀其效。儻於政令無所發明。雖有奏論。不適理道。稍明黜陟。用勵公忠。庶明治方。以風化下。

時言事者數與大臣異議。樞密副使呂公弼諫曰：諫官御史為陛下耳目。執政為股肱。股肱耳目必相為用。然後身安而元首尊。宜考言觀事。視其所以而進退之。

治平元年殿中侍御史呂誨乞中外之臣出入更任。上奏曰：臣竊以漢宣時悉出諫官補郡吏。諫大夫蕭望之為平原太守。內不自得。因上疏。召還守少府。未幾復為左馮翊。憂長移病。上遣使諭意。蓋知望之材任宰相。欲詳試以政事故也。唐陸贄亦言中外迭任。誠為國求治之切務也。臣伏覩臣寮有初任不曾歷外官。後未嘗出國門。鼓身高位者。豈非公朝用賢詳試之道也。而又比年二府用人。除拜不出於京師。重內輕外。亦以明矣。以此居內者安為倚附。唯恐補外。居外者久而不復。自謂絕陞進之望。使盡賢於蕭望之。亦未必能平於中也。陛下即位之初。馭臣之道。宜使均平。漢宣詳試之術。思任賢共理。俾中外之臣出

入更任。考其績效。實以名實。以是取人。得之必多。太平之治。不難致矣。惟聖神留念。天下之福也。

二年。誨乞親擇御史。上奏曰：臣伏覩御筆除授殿中侍御史范純仁。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朝命既出。公議皆乞。臣聞漢孝武即位之初。田蚡為相。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三上。帝乃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非明哲之君。智能燭理。則威福之柄。幾為田氏專矣。臣見陛下始除二人者。誠有旨哉。臣向來所陳請。命中外兩制官。每歲各舉才能之人。籍於禁中。要堪任使。即請褒貶。自擇。免臨時薦舉。可以杜絕請求之路。此至公之法。願陛下久而行之。被用之人。莫不歸感上恩。必盡死節。以圖報效。自昔興王之道。未有不繇於是也。唯聖慮以操柄之重。謹始克終。天下幸甚。

英宗時。誨知諫院。又上疏曰。臣聞漢宣帝拜刺史守相。必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察其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副。必知其所以然。斯最切於治道也。國朝故事。親民官通判以上。擬任。先引見。仍於中書呈身替還。知州許上殿。言利便三事。乃察言觀行之體也。比來引見呈身如故。但未嘗親問。中書不閱實言利便三事。亦皆罷之。天下郡守不得人者十五六。豈聖朝求治之意哉。踈遠之臣。有終身不得近清光。伸一言以紓素蘊者。欲君臣之道相屬。上下之誠相接。不亦難乎。臣欲乞今後凡除擬知州人。引見日。令上殿親有所問。審察其人。仍俾中書閱其可否。然後授之以任。替還依舊許言利便三事。因而總核。必得其實。

諫又乞添置言事官。上奏曰。臣竊以臺諫官者。人主之耳目。中外之事。皆得以風聞。蓋輔益聰明。以防壅蔽。臣觀天聖景祐間。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員。而後日益衰減。蓋執政者不欲。至。上聞中外之闕失。然亦不下數員。今御史闕中丞者累月。御史五員。差出者二人。唯臣與范純仁。呂大防。供職。封章十上。報罷者八九。諫官二員。司馬光遷領他職。傅堯俞出使虜廷。諍臣僅同廢置矣。自古言路壅塞。未有如今日之甚也。臣切為聖朝羞之。下情何得以上通。天聽何由而遠及。臣伏乞聖衷。鑒照斯弊。特為振起。添置言事官員數。以廣聞見。實求治道之大要也。

三年。參知政事歐陽脩上奏曰。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辦集為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材者竭其力。有識者竭其謀。故以材能之士布列

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摠治群材衆職進退而賞罰之此用人之大略也由是言之儒學之士可謂貴矣豈材臣之後也是以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嚮學為先而名臣賢輔出於儒學者十常八九也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患在先材能而後儒學貴吏事而賤文章自近年以來朝廷患百職不脩務獎材臣故錢穀刑獄之吏稍有寸長片善為人所稱者皆已擢用之矣夫材能之士固當擢用然專以材能為急而遂忽儒學為不足用使下有遺賢之嗟上有乏材之患此甚不可也臣謂方今材能之士不患有遺固不足上煩聖慮惟儒學之臣難進而多棄滯此不可不思也臣以庸謬過蒙任使俾陪宰輔之後然平日論議不能無異同雖日奉天威又不得從容曲盡拙訥今臣有館閣取

士愚見具陳如別奏欲望聖慈因宴閑之餘一迂庸覽或有可采乞常賜留意

脩又疏曰臣竊以館閣之職號為育材之地今兩府闕人則必取於兩制兩制闕人則必取於館閣然則館閣輔相養材之地也材既難得而又難知故當博采廣求而多畜之時冀一得於其間則傑然而出為名臣矣其餘中人以上優游養育以獎成之亦不失為佳士也自祖宗以來所用兩府大臣多矣其間名臣賢相出於館閣者十常八九也祖宗用人初若不精然所采既廣故所得亦多也是以有文章有學問有材有行或精於一藝或長於一事者莫不畜之館閣而獎養之其傑然而出者皆為賢輔相矣其間不至輔相而為一時之名臣者亦不可勝數也先朝循用祖宗舊制收拾養育得人尤多自陛下即位以來所用兩府之臣一十三人而八人出館閣此其驗也

只自近年議者患館閣之濫遂行釐革而改更之初矯失太過立法既峻取人遂艱使下多遺賢之嘆國有乏材之患今先朝收拾養育之人或已被遷擢或老病死亡見在館者無幾而新法艱阻近年全無選進臣今略具館閣取人舊制并新格則可見取人之法如何所得之人多少也

一舊制館閣取人以三路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舉一路也歲月酬勞一路也進士第三人以上及第者并制科及第者不問等第並只一任替回便試館職進士第四第五人經兩任亦得試此一路也兩府臣寮初拜命名舉三兩人即時召試此一路也其餘經歷煩難久次或寄任重處者特令帶職此一路也今三路塞其二矣自科場改為間歲後第一人及第者須兩任回方得試自第二人至第五人更永不試制科入第三者亦須兩

任回方得試其餘等第並永不試則進士高科一路已塞矣兩府大臣所薦之人並只上簿候館職有闕則於簿內點名召試其如館閣本無負數無有闕時故自置簿來至今九年不曾點試一人則大臣薦舉一路又塞矣惟有酬勞帶職一路尚在爾一新制館閣共置編校八員本為館中書籍久不齊整而館多別有差遣不能專一校正乃別置此八員故選新進資淺人令久任而專一校讀所以先令作編校二年然後升為校勘為校勘四年後升為校理為校理又一年方罷編校別任差遣然自置編校後適值館閣取之路漸廢今議者遂只以編校為取士新格往往直館直院直閣校理皆無定員惟材是用不限人數今編校限以八員為定以此待天下之多士宜其遺材於下矣八員之內仍每七年方遇一員之闕而補一人以此知天下滯

材者衆矣。

右以臣愚見編校八員自可仍舊每有負闕令中書擇人進擬陛下必欲牢籠天下英俊之士則宜脫去常格而獎拔之今負文學懷器識磊落奇偉之士知名於世而未為時用者不少惟陛下博訪審察悉召而且置之館職養育三數年間徐察其實擇其尤者而擢用之知人自古聖王所難然不以其難而遂廢但拔十而得一二亦不為無益矣况中人上下養育獎成之不止十得一二也。

知制誥韓維緣蘇案詞頭論同時斥六諫臣上奏曰臣今日七月申書送到詞頭一道除刑部郎中蘇案守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令臣撰詞者臣切以自濮安懿王稱親三御史得罪以來群議洶湧人情不以為愜傅堯俞等復不肯就職論事愈急士大夫切為朝廷憂之而天變遽作夷狄加慢忠義愛君之人往往切議庶幾陛下因此做懼

刊前詔之失大還放逐赫然有為以新德政今忽除蘇案為御史知雜則堯俞等豈復可留之望哉同時而斥六諫臣切恐祖宗以來未有此事內失人望外啓戎心虛災異先見之戒開禍敗不測之端臣驟蒙拔擢典司告命不敢阿諛隱諱以孤陛下任使其詞頭不敢奉行已具狀繳納中書訖臣緣此事兩違詔旨自度罪惡深大必不得復見清光然區區愚忠猶願陛下深畏天戒謹察人情以為社稷之計。

治平間維知通進銀臺司論范鎮請郡劄子曰臣竊聞翰林學士范鎮上章求補郡外議藉藉皆以為陛下以鎮作宰相批答不稱自論令解去不知此事虛實果如此者臣竊為陛下不取鎮誠有罪自可明正典刑若其所失止在文字之間苟非甚悖義理猶當函容以全待近臣之体陛下前黜錢公輔中外莫不以為太重至或相傳謂公

輔別有過隱。主上不欲暴揚。故行遣至此。陛下連退二近臣。而衆人皆不曉然。知其所謂。臣恐自此。臣下各懷疑懼。莫敢爲陛下盡心者。鎮今既從其自請。例須換職領郡。於鎮何損。但可惜者。陛下舉措朝廷賞罰耳。臣近對延和。嘗論人君好惡。當明賞刑。以示天下。使人知所從。避則風俗可移。又以為雖聖賢思慮。不能全無過差。假如陛下設有處分。改之則是章納善從諫之美。此語甚近。陛下亦應記得。臣驟蒙拔擢。不敢俛默。自同衆人。伏望聖慈。察臣嚮者所言。更於此事精加思慮。及其未有成命。速賜回革。所冀不至上累聖德。

維又繳納舉臺官勅。第一劄子曰。臣昨日閣門送到勅一道。令臣舉官二人充御史。臣伏以知人之道。古今至難。故聖王取士之法。必有所試。見其迹效可用。然後升進。乃不失人。臣伏見呂誨等。剛果強勁。守義不回。至于犯死亡之誅。不顧忌諱。以盡論議。求之古今。如此至

少。臣又聞陛下獨者自出苑。純仁呂大防二人姓名除御史。衆見純仁等能竭節言事。皆謂陛下明哲。選任得人。純仁等不負陛下所和。得事君報國之道。今一旦斥逐。遠考士大夫。莫不竊歎痛惜。陛下毀已成之美。受可恥之名。失當世之屬望。貽後代之譏議。今奉勅旨。令別舉御史。臣伏自惟度。臣之薦下。何敢少望清光。雖欲慎舉。豈如聖主自擇。又人未試用。誠亦難知。如誨等則有已試之效矣。陛下必欲爲官求人。衆群言以興至治。則臣願復二人者。以佐陛下招賢納諫之美。其舉臺官勅。臣已具公文繳還閣門。未敢祇受。于冒天威。臣無任惶懼。隕越激切之至。

第二劄子曰。臣今月十三日。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依勅舉官。聞奏者。聖量無容。不責奉詔之稽。纔特諭恩旨。便合祇受。然臣伏再惟念事君之道。義當傾竭。若內懷不盡之意外。竊嘗言之名。而無益於

國事者臣不忍為也。故敢不避鈇鉞之誅。以申其說。臣竊以自古聖
王優待諫諍之臣。雖甚狂直。必加涵忍。者非勢不能黜也。以為黜此
一人。則傷衆多之心。遂此一失。則敗天下之事。故不為也。治平以來。
四方傾聽。日望陛下開納群言。勸帥衆方。以先祖宗之大業而返復
為此。此臣所以痛心疾首為陛下深憂也。自呂誨等被黜。至於市井
之人。皆知此事為非美。而在朝之臣。未聞有戮力竭忠為國家救此
失者。則陛下斥逐近臣。貶臺官之效。已可見矣。聖慮偶失。為此一事。
而上下雷同。便即成就。便如後日復有它事。而人情如此。臣恐非陛
下之福也。今聞傅堯俞等。非久還朝。萬一復如誨等強爭不已。則又
將黜此三人乎。同時而黜六諫臣。此危殆之道也。陛下欲履之乎。臣
所以再不奉詔者。實冀以區區懇迫之誠。終冀聖意陛下察前後所
言。息經思慮。不使美發。特奮英斷。回華此事。以慰天下之心。非臣之
利陛下社稷之利也。其舉臺官勅。見在閣門。未取奉行。劄子已繳納
中書。訖所有臣。不即奉詔之罪。惟朝廷處分。干犯天威。臣無任惶懼
戰越懇切之至。

上遇疾。慈聖光獻后同聽政。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司馬光上
疏曰。昔章憲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謗海內。
今攝政之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與直
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猥鄙如馬季良。譏詬如羅崇勳者。當疎遠之。則
天下服。

光又論御藥院劉保信等與授外任不得間理官資狀曰。臣伏見
祖宗以來。擇內臣謹信者幹當御藥院。以其職任重。為親近。恐名
位寔崇。歲月稍久。則權勢太重。不可制御。故常用供奉官以下為
之。轉至內殿崇班。則出為外官。此乃祖宗深思遠慮。防微杜漸。高

出前古。詒謀萬世者也。近歲以來。頗墮舊法。居此任者。往往闡理官。實請其俸給。久而不法。殊失祖宗之意。深為不便。今茲歲祚之初。所宜革去積弊。率由舊章。竊聞幹營御藥院劉保信等四人。亦曾自陳乞因覃恩別授外官。伏望陛下各依逐人所請。及應自來內臣。閭理官。資者。並除正官。授以外任。別擇供奉官以下。素知心腹。忠信謹慤之人。使幹營御藥院。仍自今後。只轉官至內殿崇班以上者。並須出外。一遵祖宗之制。不得闡理官資。依舊留任內廷差遣。

詔錄。穎邸直省官四人。為闡門祇候。先為侍讀學士。奏曰。國初革創天步尚艱。故御極之初。必以左右舊人為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闡門祇候。在文臣為館職。豈可使所役為之。

知常州陳襄乞留陳經不對移任。滿狀奏曰。臣檢會當州昨據管下

太子中舍知無錫縣事陳經狀稱。為與本州推官卽奇是親。妨礙尋備錄本官狀申奏。其陳經近家降勅。移知婺州蘭溪縣。却差知蘭溪縣屯田員外郎鄭瑛前來對移事。須至奏聞者。臣今訪聞得知常州無錫縣事太子中舍陳經自到任以來。公勲幹敏。練達民政。事無大小。躬親聽斷。無不曲盡人情。緣本縣所管二十三鄉。主客戶口。獄訟浩繁。積年不決。號難治之邑。經至一年。庶事備舉。兼為當州脩開運河。從無錫縣界望亭堰至武進縣奔牛堰一帶。工料共計一百三十餘里。並是差委本官都大管勾。開河司公事。諸般經畫。以至旱工。並得濟集。此方是開濬河身。及除去望亭一堰。疏導太湖水勢。通入運河。雖獲利濟。緣近河兩岸民田。到水溝瀆。及合置堰閘。去處並未開修。全藉經向去勸率人戶。下手興工。大段開掘溝港。數處通徹。運河及創置堰閘。若遇旱歲。即多引導太湖之水。澆溉田土。大水之後。即

時決放河水下江。如此則四縣民甲遂無水旱方為經久之利。自經
移勅到後舉縣皇皇如去父母。不住經州告許乞留滿任。以此見陳
經之為邑實有惠利。使民不忍其去。况先有朝旨許職司。体量部內
守宰之官。如有良吏。特與保明。再任縣令。如經誠不易得。臣實為百
姓惜之。欲望朝廷俯從民欲。乞留本官終滿此任。始末了當。上件河
事。况推官邵奇考第頗多。到官已及一年。半欲望朝廷許令成實。或
於蘇潤湖秀對換一職。官差遣。并對移到無錫縣屯田。負外郎鄭琰
未有替人。却乞依舊赴蘭溪縣。勾當並無妨礙。如乞所奏。伏乞早降
指揮。謹具狀奏聞。

殿中侍御史范純仁奏乞於郊赦前復錢公輔官。狀曰。知制誥錢公
輔。因緣進詞頭。責授滁州團練副使。竊緣緣進詞頭亦是中書舍人
故事。其言雖有過當。其情應亦無他。不過欲補陛下聰明。盡其愚直

而已。不應重蒙貶責。遂同邪佞黜汙之人。中外人心寧不疑懼。因此
言路頗壅。實損惟新之政。今聞陛下以水災之後。深求直言。然在數
十近侍之臣。亦未聞各上封章。指陳時政闕失。得非以公輔為戒。各
務保全其身。是使受恩無言於陛下。將何所賴。伏望聖慈。特於南郊
赦前。復公輔一官。以明陛下容納直言之意。庶使小大之臣。各盡
忠正。上補聖猷。則天下幸甚。

純仁再乞復錢公輔官。狀曰。臣近曾上殿。奏陳乞於南郊赦前。復
錢公輔一官。至今不蒙施行。蓋以自公輔貶官之後。朝廷除授宰無
不當。臣僚各以公輔為誡。不復敢有言者。使濫進者不畏。公論苟容
者。足以偷安。虧損聖明。無甚於此。况臣僚中。無不以身計為心。而以
職事為恤者。十無一二。陛下容而納之。尚恐不盡。今又深加獎誦。則
誰不各求自安。人或盡然。國家何賴。臣之區區。實在於此。伏望聖慈。

降臣前奏。付中書門下施行。使言路復開。聖政無壅。盡忠勳職者有
所勸。苟容偷祿者有所羞。則天下幸甚。

起居舍人傅堯俞再論徐綬。上奏曰。臣近有狀。乞追復祠部郎中。集
賢校理徐綬三司判官之命。未蒙施行。臣雖甚愚。竊所深惑。不知朝
廷之用徐綬。以德行邪。以文學政事邪。以德行。則虧缺如此。以文學
政事。則行苟不脩。雖游夏冉季。將有所不取焉。况文學未純。人而政
事無所聞者。予儻謂高科必於顯用。是朝廷所以待之之意。異於衆
人矣。待之審異。則責之宜更深。豈有為衆人之所不忍為者。而自謂
曰。我高科也。朝廷曰。彼高科也。授受之際。皆以為當然。此臣所以深
惑者也。况陛下踐祚以來。天下傾耳拭目。以觀望者久矣。政事之初
崇獎如此等人。不獨不足以風勸天下。實恐四方之人。有以窺朝廷
而矣。議淺深也。惟陛下留神省察。

神宗立。判河陽富弼論採聽。既多。當辨君子小人。上奏曰。臣伏自陛
下踐祚以來。未對天表。蒙差入內。供奉官李從政傳宣撫問。密旨丁
寧。特尚非常之眷。絕出流品。仰戴恩德。天地莫量。方屬疾恙。所纏。步
趨殊梗。不得入奉冕旒。略舒臣氣。輒以病中傳聞一二事。不避斧鉞
之譴。附李從政上奏。伏惟聖明一賜觀省。不勝大幸。臣竊聞陛下始
臨御。好博采。兼聽務廣。聰明此古聖王之所向。而君道之至美也。四
方鼓舞歌頌。以謂臣下情偽。時政得失。必不能逃聖覽。而太平可立
致也。然其間事体有萬類。人品有百端。自古人君採聽之際。至難至
謹。得其人。則必以正道而忠以告之。所說固有益於時也。不得其人。
則專務窺伺。循情阿旨。變曲直者有之。扶愛憎者有之。以至陷害忠
良。援引邪僻。張皇威福。聳動觀聽。大則規取官職。小則希求貨財。事
至如此。則人君採聽之至德。醜成虧損之大弊也。何哉。蓋自古以來。

君子常寡。小人常衆。人君採聽之際。故得人常少。不得人常多。得人。故好事常不足。不得人多。故惡事常有餘。何謂也。君子力行仁義。尊主庇民。為好事也。君子則惟道是從。不計身之進退。用則進而行道。不用則退而無悶也。小人則不然。惟利是嚮。若為正道。而抑其身。不得進。則戚戚不肯休。千岐萬路。不顧名節。經營鑽刺。得其進而後已也。既以進身為急。惟知富貴之可樂。則何道之肯守。何善之肯為哉。又况君子常為小人所勝。故從古以來。治世少而亂世多者。此也。緣君子則可以致治。小人只以致亂也。若是君子小人並立於朝。實所難辨。蓋小人外則文飾其詞。所談理道。不減於君子。而其心及其所為。迹則如水火之異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注云。帝謂堯也。夫堯為大聖人。仲尼比之如人。而尚未盡得知人之道。况乎居堯之下者哉。自三代以降。諸侯失國。天子失天下。子孫散而為皂隸宗社。

廢而為丘墟者。皆因用小人而致之也。由此觀之。小人豈當親而用之。又豈當信而任之耶。臣以謂帝王都無職事。所以別君子小人。乃帝王之職也。然千官百職。豈盡煩帝王辨之乎。但精求任天下之事。所謂大臣者。不越十數人。不使一小人參用於其間。則千官百職。委諸大臣。分而選之。而漸及天下州縣之吏。無不得人矣。顧雖欲亂。不可得也。恭惟陛下天賦睿明。神受英略。守祖宗之基業。行堯舜之道。德博取衆人之善。欲盡萬物之情。為君之難。無甚於此。然願陛下勿謂所采既廣。便望所得必多。其間須防姦詐小人。惑亂聖聽。姦謀似正。詐辭似忠。疑似之間。不可不早辨也。大抵人君生殺權在乎子。不患人不諂奉而密附之也。只患人不肯盡忠而有失即諫也。諂奉則順情而喜。人君喜則富貴可得也。諫之則逆耳而怒。人君怒則殃禍可致也。順情而取富貴者。小人也。逆耳而受殃禍者。君子也。取富貴者。皆則百。

千則千。其不避殃禍而欲致人主於無過之地者。百千人中未有一
二。此惟在陛下審察之。謹擇之。既得其人。則專信之。力行之。無容姦
佞破壞。則朝廷自理。萬方無事。陛下可高枕也。又聞昔賢有英俊。況
下僚之歎。形於諷詠。若英俊果沉滯於下。誠宜急取進之。以服士心。
其有內行不守。素履非嘉。績効無聞。公論不與。所以久而不用。如此
之輩。必恐使其朋黨。訴以寬抑。安陳危苦之狀。以動淵衷。亦願陛下
深察究其所從來之迹。直俟見其實。而進退之可也。又聞王者端拱垂
衣。以治天下。然所以勸獎群動。而能役使之。俾自奔走於職業者。無
他。惟官與賞二柄而已。捨此復有何道哉。官謂爵位。賞謂金帛。苟德
稱其官。功協其賞。雖官至高。賞至厚。未為過也。先王所以重惜之。而
不妄與人者。非吝之也。蓋恐德不稱。功不協。人有不平之論。則無以
為勸也。近日上殿。臣僚頗蒙賜緋紫者。臣不知當賜與未當賜。但

聞多於往時耳。爵位金帛。固不可非。次而與之。其餘惟章服華顯人亦
貴重。亦可以為勸獎之物。若賜之不以勞。又不以年。其有勞有年而
得之者。不以為貴。而反恥之。為不足勸也。陛下凡所賜與。本使人知
感而勸。令勤其職也。若徒俛僥倖者喜。而有勞有年者恥。而不勸。則
是棄之也。何勸勵之有焉。書。車服以庸。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
人。唐有中書令。衣緋。宰相衣綠者。以此知不可不稍貴之。惜之。以為
勸獎之一端也。臣少而康壯。已不及人。今既老且病。志氣衰素。固無
所取。而妄以狂瞽之說。塵浼天聰者。實恃陛下虛懷待物。無所不容。
乃敢然也。惟聖慈特賜詳覽。惠亦有補。
弼判河陽。除左僕射。論除拜大臣當密。上奏曰。臣在河陽。於七八月
間。東有人自京師來。北有人自河朔來。亦有南自秦許。而自陝洛來
者。皆云公以病求解。使相章奏。類切。上將許之。却為上盡。今之兩

府大臣復欲用公入相。公既未能步趨拜起，則必召公作官觀使。且留都下以備訪問時政得失。臣輒每問來者，此皆朝廷大機宜。夫除拜理當至密，外人何由得知。采者則云：此固不可得而知也。臣雖聞此說，然終之不信，以謂陛下必不如此。既而傳聞韓琦、文彥博、陳升之、郭達相次皆求罷免，又非備禮並有必去之意，以至侍從及主兵之人，各有去位之意。其未求去者，非欲不去，蓋求去者已多，未敢有求爾。雖勉強且住，誰復更肯盡心乎。若後有許去者，則必節次更有入求者。上撓宸衷，臣續聞此說，略無虛日。則臣向之不信亦成疑矣。今又蒙差臣充集禧觀使，盡如兩月前四方傳來之語，都無小異。如何使臣不信哉。捧詔之日，汗流驚駭，豈有此等國機大事預命四方人皆知。四方尚知，則兩府大臣安有不知者邪。陛下既如此疑，則臣不得不求去也。臣曉夕思惟，必慮陛下微失防謹，政事泄漏。

使人人人不安，各懷疑懼，而盡欲解去。此田文所謂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正如今日陛下之事。然魏王時自然如此，今此則或恐陛下聖慮偶有未周，而致其疑也。致其未附也。致其不信也。陛下必欲解其疑，使之附而信，莫若罷臣新命，推誠以待諸人。必若其間有難久留者，則當徐圖去就，所貴事體兩全。况韓琦以下七人，盡是兩朝顧命大臣，各有忠義之心，豈宜輕議出處，以招天下云云之論哉。臣若貪冒恩寵，使為觀使，優游輦下，醫藥尤便，亦無一郡之責。於臣之幸，天下無訾。然却有所大不便者，何哉。臣若遂居觀職，陛下雖都下遣中使傳宣撫問，京師四方之人亦疑曰：有使至也。雖或遣使只是問疾，而都不問及他事。京師四方之人亦疑凡百朝政皆來問臣也。雖或遣使時，復問事，臣都不敢答一語。京師四方之人亦疑凡百朝政，臣皆刺口議論其短長也。陛下試思之。此三節果能使人不疑。

乎。臣知萬無不疑之理也。若皆疑之。則今兩府八人者。遂有不解體者乎。臣亦知萬無不解體者也。漢宋昌云。公事公言之。若言於王者。不受私。今乃使臣於閑官觀中。靜坐竊議朝廷之政。致見任大臣。一解體是公耶。是私耶。臣亦知京師四方之人。不論賢不肖。必皆謂之私也。臣徇從陛下私竊之恩。而輒便當之。則是臣如何人耶。不惟取罪今世。至於千古之下。亦不能逃責矣。臣獲罪責於今古之令。固不足惜。然於陛下為君之道。治國之體。遠無所損乎。臣亦知所損無大於此也。伏緣天下治亂安危之際。全繫天子任人當與不當。若常則更繫信與不信。爾齊晏子謂用賢而不信。是大不信。豈可目為常事。而容易措置乎。大凡罰一人。衆皆懼。而不敢犯。則罰之。賞一人。衆皆悅。而有所勸。則賞之。尋常賞罰尚須如此。謹重况用舍大臣。豈宜不察乎。今陛下欲用臣一人。反使衆大臣皆解體。而不肯侍。則陛下

豈宜遂其事而必行之哉。夫人情亦不難回。但請陛下如臣所乞。速放令臣早還本任。仍更臨朝。分明宣諭大臣云。朕欲一見富弼者。無他。只為是先朝舊人。都無固必。他既堅來辭免。即却令歸河陽。天下事豈在一富弼乎。吾自有諸賢倚賴。無所憂慮。即衆心自安。何必更敢求去乎。陛下若決能用臣。此說則前失尚可十救五六。若終不用臣說。則大臣與侍從兵輦官。往往離心離德。無術可救。無事可回。即陛下更與何人共謀國事哉。惟願聖慈萬萬。熟慮。幸不一向堅用前意。而不移。用誤大事。臣又聞陛下詢訪太多。聽信太雜。因而小人各有希望之心。無所不說。說者既衆。是非溷淆。與說已行。他說又奪。展轉相效。無有紀極。陛下所聞之事。盈塞于心。萬務日生。倘暇辨別。則所行必有當否。所用必有差失。政無一定之論。人無自保之心。上下紛紜。包藏禍患。臣前附李從政所奏劄子。正為此也。更望聖慈。并此

文字時賜一覽非臣之幸乃杜稷生靈之幸也

元豐六年病以司徒致仕。上奏曰。臣聞自古致天下治與亂者大綱不出用諛佞讜直之人二端而已。諛佞者進則人主不聞有過。惟惡是為。所以致亂也。讜直者進則人主日有開益。惟善是從。所以致治也。此乃人主致治亂之大略焉。臣自離朝廷。退居林下。時亦仰知朝廷所為。大率諛佞者競進。讜直者多處于外。雖有在朝者。蓋恐觸忤姦佞。亦皆結舌不敢有所開陳。又聞近日中外或有事緒。上撓聖懷。而忠義之士。但仰屋竊嘆。不見有聞于上者。致陛下不得知。而又更張之。此實非朝廷之福也。惟願陛下開衆正之路。杜群枉之門。講求善政。變禍為福。俾天下受賜。坐致太平。此老臣有望於陛下。其間事目甚多。亦不敢妄有條列。但舉其大要。惟聖君留神而擇焉。不爾。即恐浸漬漸深。禍亂將至。則于時益煩宵旰之憂。而亦無所濟矣。老臣犬

馬區區之志。略陳其端。伏望聖慈。無少忽而深思之。方行之。乃天下之幸。宗社之福也。

神宗即位。初。翰林學士呂公著論舉臺官。不必校資序。上奏曰。臣近蒙恩充翰林學士。伏見本院自來舉臺官。並須前行。負外郎以下。至太常博士。歷通判一任。已上者。仍須衆學士同狀保舉。坊以御史之職。所以上輔天子聰明。下繩糾百職。事無大小。皆得奏論。必須資性端方。學識無茂。然後可以處憲寺任言責。由是而求諸多士之中。未易中選。今乃限以資格。而常欲得人。必恐其難。切見近歲以來。前行負外郎以上。知諫院者。並得兼起居舍人。朝廷之意。務欲廣進人之路。而御史兼官之制尚闕。蓋有司未嘗講求。臣又見比來保舉堪充御史裏行。或以資淺報罷。臣聞唐太宗雅好直言。馬周以布衣為監察御史裏行。裏行之名。自馬周始。其後官卑。未得真御史者。皆除裏

行然則裏行之設本以待資淺之人。今乃以資淺為不應選。正失前代設官之意。臣又觀天聖七年言事者以三院御史出為省府判官。轉運使其間多是知縣充舉。深為僥倖。乃詔今後知州通判考得奏舉。近日臺官其稱職者。雖或次補諫列。其不任職者。雖真御史亦以舊資出補外任。然則資序高下不必校量。又聞孔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夫以人才之難。必待數人盡知。固不可得。苟一人知之。衆人非出於實信。但雷同繫書。則又非為國求賢之意。凡臣所言。灼然易見。若增成舊制。於體無害。伏惟陛下以聖明文武。初即尊位。左右之臣。悉皆訪逮。巖穴之士。尚將旁求。豈獨於御史耳目之官。而不能廣開其路。伏望聖慈裁許。自今後每御史有闕。即輪學士御史中雜一員保舉。自正即前行。負外郎並依諫官例。除兼御史朝官以上。不問資序。並除裏行。太常博士通判及一年考滿。並依舊制。如此。

則用人之法不致苛密。而舉善之心各得自盡。不勝大幸。

熙寧二年公著又論臧否人物宜謹密。上奏曰。臣聞易曰。若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夫人主延見群臣。與講天下之事。而論及人物之臧否。此所宜謹密者也。苟人主謹密而有所不至。則人臣悼後害之及。念失身之戒。而不敢盡其所欲言。此易之所謂不密則失臣者也。况人君用人。既用其所長。固欲知其所短。若知其所短而暴之。則莫肯盡其心。方將同舟而濟。共興而馳。苟不能使人人盡其力。則其勢未可知也。惟留意幸甚。

十年公著提舉中太一宮。乞廣收人才。上奏曰。臣伏觀近詔舉才行堪任陞擢官。竊觀陛下自臨御以來。虛心屈己。以待天下之士。士之起草茅。由小官而起。至顯近者。不可勝數。然猶孜孜以求賢為急。誠欲廣收人才。無所遺棄。臣伏思自昔有為之君。不惜賢於異代。然唐

虞之際亦稱才難則世固未嘗乏賢而人才亦不可多得今陛下降由中之詔非徒為虛文也中外所舉蓋百有餘人雖不盡當誠參考名實而試用之宜有可以塞厚望應明指者臣又竊詳今日詔意謂乏才然數年以來天下之吉陛下素知其能嘗試以事而中就問外者尚多恐其間亦有才實忠厚欲為國家宣力者未必盡出於迂闊繆戾而難用也漢武帝時公孫弘初舉于朝以不稱旨罷後再以賢良舉帝以親擢為第一不數年間遂至宰相由是觀之人固未易知而士亦不可忽何則昔日所試或未能究其詳數年之間其才業亦各有進惟陛下更任之事以觀其能或予之爵以考其言無收博納使各得自盡則咸明之世無滯才之嘆不勝幸甚

公著為御史中丞論推擇太精辭材難進上奏曰臣竊惟陛下以聖哲之資將興致治其於臣下能否固所周知然臨朝而歎常苦乏人

臣竊以為人之難知死舜猶病然自昔有為之君亦不借才於異代况今之人才衆人之所共知而陛下之所熟講者蓋亦不少若用之既盡然後可以言之才試之不效然後可以言難知今則不然左右之任尚多闕員而大小之賢鮮得彙進陛下雖推擇至精可以無濫賞之過然羣才難進誰與致非常之功昔唐之德宗非不愛惜名器由其責人太密授任至難至於東省閑凡累月南臺唯一御史故陸贄以為太精而失士臣竊觀之自昔用人之際所以常多疑貳者患在君臣之間未免形迹居常謀事則多已睽異至於論議則尤難協同臣伏願陛下與執政之臣凡選任之際務存公坦忘去形迹則後又咸事天工不曠矣

元豐元年公著為端明殿學士上疏曰臣聞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方周之興至於免置之人有可以當腹心干城之任者今三館秘閣之

職乃朝廷之華選前世以來將相名臣多出其間得人之盛難以遽數。臣在皇祐至和中。備員館閣。當時同輩後亦往往至通顯。比來雖有簡拔。其數不多。其中以勞進者。又皆外補。朝廷平日艱於收採。緩急必之使令。以至近者遣使高麗。頗煩聖擇。古人有言。士不素養。無以重國。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尊朝廷也。臣竊以謂天下未嘗乏才也。求之而後至。用之而後知耳。臣愚願陛下考合庶言。斷自聖見。更得雋偉之士。疏通之才。稍增館閣之選。平日之以優遊。飭厲。緩急惟所用之。以重朝廷。不勝幸甚。

熙寧元年。樞密使劔南西川節度使文彥博上奏曰。先帝切於求治。審於任人。臣等因進擬差除官。上曰。朕向在藩邸。每聞朝廷除官。多是不厭衆論。朕以為檢選未得其當。及朕臨御以來。精意求人。不佞好爵。今選於衆。方知得人頗難。然隨才任之。使各稱其職可也。臣等

上奏曰。帝王任人不藉才於已往。不俟賢於將來。隨才任之。誠如聖旨。

四年。彥博又上奏曰。臣屢被德音。將來西事寧息。更須精擇守邊之臣。積粟訓兵。為經久之制。此乃陛下恭紹祖宗之丕基。慎守盈成之大法。將欲躋斯民於富壽。致天下於太平。臣退思之。不勝欣抃。又思以虛薄孱拙。未能上副陛下孜孜求治之意。更增悚惕。今所擇邊臣。雖未得周才。及已試之效。但思慮精審。不輕舉妄動。以求微幸。苟圖進身。則已善矣。復能訓兵積粟。節用愛民。恩威兼著。將使夷狄懷附。非但不敢侵侮而已。茲所謂長城巨屏。致朝廷高枕無虞矣。若一用輕險躁妄之人。使之守邊。為國生事。以知身利。則邊無寧謐之虞。兵無休偃之時。中外搔然。民不聊生矣。臣謂有唐天寶建中之難。可為龜鑑。開元初。明皇勵精求治。任姚宋為相。馴致太平。當時不虞邊功。

以防生事。及天寶之際。林甫國忠作相。引用匪人。布在朝列。時以承平既久。財力富盛。於是邀功之將。務恢封略。以甘上心。欲蕩滅契丹。翦除吐蕃。喪師者失萬而言一。勝敵者獲一而言萬。寵錫之極。驕於遂增。哥舒翰統西方二師。安祿山統東方三師。踐更之卒。俱受官名。郡縣之積。罄為祿秩。於是驕將銳卒。卒於二統。邊陲勢強。朝廷體弱。祿山一唱。中原蕩折。元和中。宰相李絳亦對憲宗云。開元之末。姦臣說以興利。武夫說以開邊。天下勞役。以至大盜竊發。兩都覆沒。憲宗又嘗問侍臣。建中之難。未泚盜據宮闕。德宗播遷梁漢。致亂之由。宰相李吉甫對曰。德宗之初。躬行節儉。任崔祐甫作相。勳遵至道。及祐甫歿。繼其任者。或非其人。忠諫不聞。小人乘間。邀功便己。苟媚當時。以為河朔未賓。宜用力取。甘言先入。主聽致惑。是時國財不足。趙贊司國計。纖細刻急。括率京師商賈富民。又諫官陳京。獻策稅屋間架。

立法峻急。人情愁怨。遂致陞師叛亂。輿播遷。實由輕用兵信小人。剝下之謀。以致危亂。是二臣者。皆無憲宗追念前朝之失。以為元龜。臣今伏聞德音。以西事寧息之後。漢擇遺帥為經久之制。實安邊息民之遠圖。乃馴致太平之長策。天下幸甚。然尚慮有邀功生事之將。希時取合之臣。潛為甘言。上惑睿聽。伏望陛下。鑒前古治亂之由。更加詳察。或付之外廷公議。可否兼樞密院。每進擬用人。陛下累云。其人好作事。可用。某人不肯作事。不可用。臣愚以謂。事有可作而不作。誠為過矣。未可作而作。失其宜矣。不可作而妄作。非惟害事。實害治道。夫下之人。不從上令。而從上好。上好是焉。下有甚者。且中人常情。如克守道。趨時希旨。從上所好。則必勉強作為。不計後之利害。止圖一時僥倖者眾矣。伏望陛下。察其言。觀其行。原其始。要其終。可行而行。可作而作。庶無後害。此者。臣以劉郡人物志進說。未嘗陛下以請。

如何臣以邵之書至於詳察人物於任官擇材之法有可觀焉故其序云明王之宜玩宰相之宜覽又曰人之質量品和最貴也如七賢必平淡無味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萬是以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至於人主任材亦貴平淡若道不平淡與一才同好則一才處權衆才失任夫一才處權則儉邪之人枉道附離而希進朋比之風扇矣衆才失任則端方之士守分卷懷而思退忠正之路梗矣然則於任人求治之道必有可偏偏則必有所害傳曰選佞人去鄭聲夫佞者才智之稱蓋邪佞之人必有小小才智以飾身而干進其事君也務納小忠興小利以台效夫小忠必為大忠之賊小利必為大利之害苟人主不早辨之必致於禍亂如聖人之於去佞其戒尤為深切書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哲安民則惠能哲而惠何憂乎巧言孔壬伏願陛下貴平淡之道以用人使群才不失其任推哲惠之心以去佞使群邪不干於正庶舜所以致治而於變時雍者由斯道也臣備位樞近內省尸素思區區上裨聖政不冒旒冕伏俟嚴誅

元豐三年彥博除大尉開府儀同三司復判河南府過關入覲上奏曰臣讀漢史龜錯之策云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臣謂錯之言乖謬頗甚因試論之夫易之乾曰天道也君道也坤曰地道也臣道也天地既位君臣之象著矣君臣交濟邦家之治隆矣而錯乃云臣不及君故自親事然則古之聖帝明王安用輔相而致治乎所謂五帝者堯舜為聖之優故仲尼刪詩書則斷自唐虞為萬世法二典之載堯則有命羲和為天地四時之官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舜則命禹平水土棄為稷官契作司徒臯陶作士垂為共工益為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皆選於衆而後用其人各任以職且云余曰

汝諧慎東之至也。所以百工允登。無帝之載。如此則堯舜果自親事乎。仲尼曰。舜何為哉。端拱正南面而已。錯所謂自親事。豈非非謬乎。若後之人君。謂錯言為是。乃以一身一心。兩耳兩目。獨任自用。以周天下之萬務。豈不殆哉。又將使厥后自聖。無復察述言好問之裕。仲尼云。一言幾於喪邦者。謂人莫已若。則錯之言亦幾於茲乎。臣故著論深切。以明之。庶幾有所補益。

熙寧元年。唐介拜參知政事。先時宰相省闕。所進文書。於待漏。會同列不得聞。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文書弗與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為常。帝欲用王安石。公亮因薦之。介言其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邪。經術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論議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變更。退謂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必因擾。諸公當自知之。中書書進。條目數日不決。帝曰。當

問王安石。介曰。陛下以安石可大用。即用之。豈可使中書政事決於翰林學士。臣近每聞宣諭某事。問安石。可即行之。不可不行。如此則執政何所用。恐非信任大臣之體也。必以臣為不才。願先罷免。安石既執政。奏言中書處分。劄子皆稱聖旨。不中理者十八九。宜止令中書出牒。帝愕然。介曰。昔寇準用劄子。遷馮拯。極官不當。極訴之。太宗謂前代中書用堂牒。乃權臣假此為威福。太祖時。以堂牒重於教命。遂削去之。今復用劄子。尚異堂牒。張洎因言廢劄子。則中書行事。別無公式。太宗曰。大事則降敕。其當用劄子。亦須奏裁。此所以稱聖旨也。如安石言。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使輔臣皆忠賢。猶為擅命。苟非其人。豈不害國。帝以為然。

翰林學士司馬光論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為先。上奏曰。臣今日面奉聖旨。令臣採訪。可為諫官者。密具姓名。聞奏。臣辭不獲命。退而惶恐。

默自思忖。凡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為先。第一不受富貴。次則重惜名節。三則曉知治休。具此二者。誠亦難才。臣愚何足以識別賢能。竊謂已試之人。差為可信。伏見三司鹽鐵副使呂誨。累居言職。不長強集。再經謫降。執節不回。侍御史呂景外貌和厚。內守堅正。見得知恥。臨義不疑。於臣所知之中。此兩人似堪其選。更乞陛下博訪衆臣。裁以聖意。

二年。先再舉諫官。劄子曰。臣昨日面奉聖旨。令臣採訪可任諫官者。密具姓名聞奏。臣竊見龍圖閣直學士陳薦。舊事陛下於藩邸。其忠厚質直。陛下必素知之。直史館蘇軾。制策入優等。文學富瞻。曉達時務。勁直敢言。職方員外郎王元規。自少至長。志操堅正。所居之官。皆著風迹。集賢校理趙彥若。師民之子。強學懿行。未減於父。平居恂恂。如不勝衣。遇事剛勁。人莫能奪。此四人者。臣所素知。竊謂可備諫職。

伏乞聖明更賜裁擇。

三年。先又論不當復劄下舍人院。頃令草李定詞頭。上奏曰。臣竊見近者朝廷除秀州判官李定為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李大臨。蘇頌等累次封還詞頭。數日來外間皆言朝廷已為之寢罷。今日復聞劄下舍人院。頃令草詞。臣竊意朝廷知大臨等既累次封還詞頭。今復草之。則為反覆。必難奉詔。因欲以違命之罪罪之。使今後凡朝廷所行政令。群下無敢立異者。若果如此。則百執事之人。自非偷合苟容者。皆不得立於朝。政令或有得失。陛下復何從知之。晏嬰所謂以水濟水。賈山引秦之季世。以戒漢文帝者。正應其如此耳。臣前論逐臺諫官。今又言大臨等。非敢私此數人。正為國家惜言路之絕耳。伏望陛下審思而謹行之。勿使聰明遂至壅蔽。則天下幸甚。

貼黃。國家不次用人。固無常法。然必使衆心厭服。然後為美。是以

堯舜非不聰明也。其命官皆先謀岳牧。既衆言僉同。復明試以功。而後用之。故舉不失能。而上下雍熙也。臣素不識李定。實不知其行能如何。陛下果知其賢。何不且試之以漸。俟其功效。顯著衆皆知之。然後不次擢用。則誰曰不可。何必今日與臣下力較勝負。殆非人君廣大之體也。

元豐七年。光又薦范祖禹。狀曰。右臣伏以報國之忠。莫如薦士。負國之罪。莫如蔽賢。臣伏見奉議郎同編脩資治通鑑范祖禹。智識明敏。而性行溫良。如不能言。好學能文。而謙勝不伐。如無所有。操守堅正。而圭角不露。如不勝衣。祖禹乃今正議大夫。致仕范鎮兄孫。自祖禹年未二十。為舉人時。臣已識之。今年四十餘。行義完固。常如一日。祖禹所為本末。無如臣最熟知。臣於熙寧三年。奏祖禹自前知資州龍水縣事。同修資治通鑑。至今首尾一十五年。由臣積固編纂此書。久

而不成。致祖禹淹固沈淪。不得早聞達於朝廷。而祖禹安恬靜默。如可以終身下位。曾無留滯之念。臣誠孤陋。所識至少。於士大夫間。罕遇其比。况如臣者。遠所不及。凡言所言。莫非據實。不敢溢美。今所修書已畢。祖禹應歸吏部。別授差遣。臣竊為朝廷惜此良寶。委棄榛莽。伏望皇帝陛下。特賜采拔。或使之供職。秘省。觀其述作。或使之入侍。經筵。察其學行。自餘進用。繫自聖志。如蒙朝廷擢用。後有不如所舉。臣甘與之同罪。

熙寧元年。右正言供諫職。孫覺論人主不宜有輕羣臣之心。上奏曰。臣風聞陛下之論。陛下睿聖聰明之資。不世出之才。以臨羣臣。羣臣未有以望清光。佐下風者。故陛下有輕羣臣之心。雖未知信否。而臣竊惑焉。竊以帝王之興。亦各用其一時之人耳。然不惜才。於異世也。方今人才雖為乏少。陛下欲興太平。宜且隨才試用。將有真賢大儒。

可與成功者至矣。若必臯夔稷契然後為相。太公方召然後為將。則臣恐難以待也。昔者燕昭市骨。終得樂毅。齊威不拒九九之數。以成伯功。譬之創大厦者。棟梁榱桷之材無所棄。成大車者。輪轅銜軌之用無所遺。以其各有所施。各適其用故也。昔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遠。還朝而有喜色。吳起憂之。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及。還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與之。魏武之驕其臣。楚莊王之自以為憂。其度量相去遠矣。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夫王之與亡。其為道不同甚矣。然其所以至此者。乃在乎驕士與求益之間。夫求益而不已。則天下之善歸之。人主而無天下之善。不王何也。驕士而不已。則不聞其過。日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如是。雖謂之亡可也。故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典樂。史獻書。師箴。聃賦。蒙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瞽艾修之。而後王

斟酌焉。夫矇瞽庶人。非有以賢於王者。然且不廢。况於朝廷之士哉。詩曰。詢于芻蕘。書曰。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若芻蕘之賤。夫婦之愚。王者皆有所取。則其無覽廣聽。而至於幽隱。及於微物者。此道素行也。今者公卿侍從之官。皆天子所與朝夕謀議。以揆事圖策於堂上者。今其見也。近者不過數刻。遠者無名。問賜對之期。其或乞至左右。乃須待命數日。然後得前。以疎遠難見之人。迫於須臾倉卒之間。則其言不能達其情。其論不能究其事。必矣。陛下又或易之。而意不在焉。則見其才愈下。其論愈卑也。陛下若能改用此道。數見以盡其恩。切問以觀其意。使其所懷得伸。而無適情。則下莫敢不盡。雖其疎遠者。亦且于于然而來矣。陛下徧得天下之吉。而大小各當於用。則太平不旋踵而興。若以人才皆不足。與有為。而類忽之。則臣恐其賢者。容默苟簡。以求去。不肖者。偷合諂諛。以投陛下之隙。若是則所失

雖近而為禍甚遠也。易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迩，見乎遠。可不謹哉！陛下垂意聽察，不勝大幸。

覺又論君臣相疑之弊。上奏曰：臣風聞羣臣竊論陛下聖質甚美，每加於初，而聖治未能有改於他日。此由聖心所以待遇羣臣者未能曠然無疑。羣臣之所以事陛下者，亦徃徃自疑於未信也。臣嘗以謂天下之患最大而尤切者，莫甚於君臣相疑而相遇以偽。夫以誠待物，物之格者幾何？若以疑焉，則誰敢自盡？陛下欲使羣臣人人自盡，而比周朋黨之行不設，讒誣譖謗之說不行，則莫若事至而制之以義言，至而窮之以理也。夫臣下欲為比周朋黨，讒誣譖謗以惑惑人主之聰明者，其大則欲擅主之權，其小則欲干主之利。陛下知權之所在而謹持之，知利之所出而謹守之，則二者之患息矣。所謂持權者，非以羣臣為不可任也。陛下事至而不制之以義言，至而不窮之以理，一切惟大臣之聽，則權在大臣必矣。若將不任大臣而饋訪於他臣，亦事至而不制之以義言，至而不窮之以理，一切惟他臣之聽，則權又在其他臣矣。屑屑然徒取諸此以益彼，未見持權之善也。臣以謂陛下欲羣下之不為比周，不為讒譖，莫若察之以明，而謹夫義理之所在，欲羣下之不擅權利，莫若進賢遠佞，而賞當功，罰當罪也。臣觀陛下即位以來，進擢羣臣，其功未嘗不崇，獎優異，其後則或厭棄踈外，僅不陵藉之耳。禮曰：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此人主之所尤宜戒者也。臣竊以謂凡如此始信而終疑之者，雖其才或下，不足以備訪逮，堪任使類，或為人所間，叢端一開，則不得為全人。臣恐陛下持此道不變，數年之後，可以備任使者少矣。伏願察之以睿哲，考之以理義，進退陞黜，惟義所在，則孰敢背公而徇私？比下罔上，以自近於誅戮哉。

臣恐陛下持此道不變，數年之後，可以備任使者少矣。伏願察之以睿哲，考之以理義，進退陞黜，惟義所在，則孰敢背公而徇私？比下罔上，以自近於誅戮哉。

覺又論任賢使能之異。上奏曰。臣前日崇政論事。或未至切者。蒙
陛下曲賜嘉納。有事似至小。推之所害極大。臣雖反復言之。未蒙省
察。臣性愚訥。奏對之際。未能悉盡事情。息而追議陛下之言。未盡於
理者。臣請得備論之。臣歷觀書傳。見人君用臣。二道而已。任賢使能
之分。既殊。任使之方。亦異。有道德仁義。忠言嘉謀。可以任天下之重。
揆萬事之理。治亂安危之機。未能兆於四海。而見之堂上。詖譎諂佞。
若不可以用於時。而收采摭。無不盡其所長。此可謂後物而不後
於物。用人而不為人用者也。三者得此人。為任之者。與之同心同德。
猶元首股肱。為付之以天下。而上心不疑。託之以四海。而人言不能
間。至於所知。有限量。所能。有彼此。譬之俎豆。樽罍。之為器。輪轅。棟宇
之為木。方圓大小。短長曲直。各適於用。而止耳。此功用後使之士。可
以處外。而不可處內。可以責之事功。而不可責之言議。謂之賢也。則

仁且有智。德備而才舍。不以富貴貧賤。動其心。不以用舍得喪。違其
操。人主不與之同量。合德。則不可得而屈。立其朝。而道不行。則去。故
道德之士。常擇君而後起。豈以人主之取舍。輕重。移其心哉。故人主
之得此士也。大則師之。其次友之。則天下治矣。謂之能也。則奔走役
使之。人耳。可貴可賤。可榮可辱。爭奪而進退之。惟上所令。猶恐恐然
惟懼其君之厭已也。然而世無是人。則誰為君役。誰為君使者。故明
主謹視其臣之賢能。而馭之。各以其道。善馭臣者。譬之善馭馬。若夫
鸞旗在前。屬車在後。行不數十里。而舍。則非稱德之驥。倍至之馬。不
可以駕君之車。及用之戰陳。用之馳逐。則非駮足疾。驅超軼而絕塵
者。不可以獲多而取勝。善馭馬者。亦謹視其所用而已。周禮以八柄
馭羣臣。漢書亦曰。泛駕之馬。踣地之士。亦在御之而已。豈不信哉。臣
又聞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又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說詩者曰。

宣王與孝友之臣處內。以文武之士征伐。在人主左右。而可處事內者。非孝友之臣不可也。書曰。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然則備使官而不得正人。無乃非先王之意乎。臣所謂近侍之官。不可輕以與人者。以此故也。陛下欲興太平。以盡革天下之弊。而即位以來。所獎拔數人者。多有口才而無實行。務行險以徼幸。而不循常理。孔子曰。遠佞人。周公曰。繼自今。立政。其惟克用常人。蓋佞人者。其言似忠。信其行似方直。然而規以信君之寵。而肆其志焉。為其甚似而非也。非至明則莫之能察。非至剛莫之能勝。故雖若顏子者。孔子猶使遠之。常人者。奉法循理。忠信而篤實。終不以亡為有。以虛為盈。隨其所用。大小各以見效。至於無常之人。雖巫醫之賤。不得為之。為其變亂善惡。顛倒是非。足以害上之政也。今陛下欲尊寵孔子之所遠。而棄忽周公之所用。無乃非政化之義歟。

陛下聖質高明。絕出羣臣之上。羣臣未有以望萬分者。故陛下思得卓越不羈之士。與之有為。臣謂此輩。獨可藉其精力。收其智能。駕馭而使之。不可以為侍從親近之臣也。臣恐日浸月長。若此曹彙征。墻進。充滿於朝廷。則賢人去。正人逐。其為患禍。尚可以一二而言之哉。伏願陛下觀詩書之所任使。周公孔子之所用舍。無速於近功小利。則王道可成。禮樂可興。伏惟留神察之。不勝大幸。

覺又論果於用善。斷於去惡。上奏曰。臣聞易否泰之辭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內陽而外陰。內君子而外小人。則為泰。泰者通而治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內陰而外陽。內小人而外君子。則為否。否者閉而亂也。易之意。謂天道不能無陰陽。人道不能無小人。君子若陽氣盛長。萬彙通達。則羣剛用事。而陰伏於外矣。聖人在上。賢人道亨。則君子用事於內。小人在外矣。君子小人。迭相消長。迭相勝負。譬圓方之

不相入。水炭之不同器。然聖人在上。則賢人出見於世。將以有為。此其氣類感通自然之應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臣又聞傳曰。堯有大功。可舉十六相。去四凶也。舜之治天下。功德多矣。傳不言其他。而以八元八凱之進於朝。鯀共工驩兜之流於外。以為功。謂舜能辨群臣之正邪。處君子小人當於內外。則朝廷清明。天下大治。萬務雖衆。何以加於此哉。臣又聞管子曰。齊威公之郭。問其父老郭何以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威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然則人主有善善惡惡之心。於用舍之際。遲疑而不忍。及其久邪。臣進而正臣退。小人得志而君子潔身以去。則其不亡者希矣。臣又聞書曰。爾無昵于佞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請人主所任以為耳目者。必

皆正人。吉吉則其行篤實。其言忠信。所以道上者。皆先王之法言也。人主之患。莫大於昵近小人。小人之言。人主不必盡用。萬一見聽。害政大矣。古之人君。亦有知其小人而用數以役之者。初則愛其才。藉其力。謂可以駕馭而用之。及其既久。狎熟慣習。先意承旨。卜射人主所好惡之事焉。人主忽不自覺。其說苟得行。則正人相引去而亂敗隨之矣。故曰。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也。臣竊惟陛下以堯舜之質。濬明不世出之才。即位未幾。進退大臣。如數白黑。四海九州。莫不注心拭目。以望太平。而朝廷之上。忠邪混淆。君子齟齬。而不敢言。正人徊徨而欲去。歲且再暮。而功緒落落。未有治安之漸。以陛下之明。判此無難者。然優遊牽制。有所不忍。恐其有以得於陛下。而陛下惑猶未解也。若爾則臣知陛下之計誤矣。陛下幸少垂意。臣言法否泰之象。使君子小人各得內外之常處。以成虞舜進賢

去佞之大功果於用善斷於去惡。不為郭父老所憂。清耳目之路。使先王之典日陳於前。臣知天下不足治。太平不難成也。

覺又論諫官貶秩。不當再舉其職。奏曰。臣近准敕命降授前件官同知諫院。臣已祇受訖。於二十一日正衙二十三日門謝。並異。臣竊以告臣之辭云。薦引公卿。措置職任。此而輕肆。宜有懲責。臣受命已來。夙夜惟思。若以臣猷畝無狀。學問零落。不足以拾遺左右。論大臣能。否則已矣。若以臣所論不當於理。則臣所學於古者如此。敢違臣所學以徇世乎。然敕命已下。不敢遽有論列。既乞補外。而三狀聞奏。未蒙報可。臣欲勉強就職。則臣方以言忤旨得罪。奪官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臣雖闇愚。敢忘斯義。臣謹上考聖人旁稽傳記。反覆一二為陛下言之。非以避臣之罪也。將以明君臣之義也。陛下幸赦其罪。使得異陳。臣聞孔子所謂諫臣七人者。三公四輔也。天子

與此七人者。屢而繩愆糾繆。格君心之非。羣臣之賢。不肖相與謀議而進退之。泯然不見其辨爭之迹。而治化已成於天下。後世七人者。不任其責。始以小官與人主論辨天下之萬事。故諫官雖微。而與謀於王休。與聞於國論。宰相與人主進退賢不肖於廟堂之上。諫官與人主別白賢不肖於造膝之間。其所從來久矣。孔子曰。君子之信行其義也。又曰。勿欺也。而犯之。故臣之事陛下也。情不敢隱。而每犯顏焉。義之所在。則言之不疑。又聞孔子曰。君子之事君也。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而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而去其否。若如告辭。所謂則人臣之義。有匡救而無將順。有獻否而無成可。始得事君之義。而無隱情也。或者乃謂諫臣小官。不當與人主進退大臣之事。又或云。諫臣雖可以論大臣之賢不肖。然不當云以其代某。臣又以為不然。衛大夫史黯以遽伯

玉質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數以諫而君不聽。死且不悔。至以
屍諫。衛公卒。退彌子瑕而用蘧伯玉。成帝時。御史大夫缺。谷永薦薛
宣。成帝用之。鮑宣以諫大夫上言。請黜汝昌侯。傅商。方陽侯。孫寵。宜
凌侯。息夫躬。而召用故大司馬傅喜。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
光。故左將軍彭宣。明年。上遂召孔光。免孫寵。息夫躬。又召何武。彭宣
復為三公。杜詩以南陽太守上疏。稱伏湛。柱石之臣。宜居輔弼。郎顛
言黃瓊。李固可任時政。伊尹傳說不足為比。此數人者。皆位下言輕。
或勸人主進退大臣。或欲以其代某當時。或用或不用。未嘗以為
非也。唐之盛。在太宗之臣。莫如魏徵。時有言徵阿黨親戚者。太宗使
溫彥博按之。又使彥博責徵。不得不存形迹。他日徵入奏。曰。臣聞君
臣叶心。義同一體。未聞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
則邦之興衰。或未可知。太宗改容曰。吾已悔之。君徵之言。可謂深得

治體矣。使太宗以形迹待羣臣。羣臣以形迹事太宗。嫌疑猜阻。上下
之情不通。則與秦之末世何異。豈能成貞觀之治哉。今使言者論羣
臣之非。而不言其是。論羣臣之惡。而不言其美。稱其人。不得言堪某
職。述其才。不得言堪某任。其為形迹。豈不甚哉。臣雖非魏徵之賢。實
欲陛下復太宗之治也。故臣之事陛下也。知盡臣之義。而無隱情。上
不見三公之尊。下不知九品之賤。愚智忠邪。苟知其詳者。悉以獻於
左右。傳曰。為人臣者。無以有己。明委質以事君。則身非已有。生殺予
奪。唯上所令。傳曰。匹夫不可奪志。豈謂可殺可生者。身也可奪。
而志不可以奪歟。以臣賤微。言論不合。放廢寬宥。何傷於治。聖恩博
大。纔奪兩官。或周章震懼。喪其所圖。遂於陛下懷不盡之意。則罪莫
大焉。况臣自供諫職。纔及兩月。得對至于五六。而章十餘上。臣之本
未許亦粗簡聖心。然臣所言。無一見效。臣論樞密。便卻先在位無效。

而陛下疑之。論御史中丞滕甫姦邪而陛下不信。則是臣行猶可畧。而言不足聽也。陛下置左右耳目之臣而取言得無足采者。不知將何補於治。臣所以區區求去者。非徒不得其言。亦以深為陛下謀耳。伏望聖慈特賜檢。臣前後三狀。竊臣言職除一外。官臣見居家待罪。所有實錄院檢討。同知諫院管幹國子監。臣並不敢供職。

二年。覺又論不必每事遣使。狀奏曰。臣聞朝廷務一切更制庶事。將多遣官出諸路以集之。臣竊以為過矣。本朝承百年之弊。事有偏而不舉。溢而不救者。不可勝數。將欲變而新之。則在張其綱紀。正其法度。擇羣材而付之。若事事遣使。凡皆出於朝廷。則臣恐不盡事情。而生勞擾之弊也。臣切以諸路使者多是朝廷素所選擇。久更任使。幸以成法授之。必能集事。其間或有繆懦不才不勝任者。自可換以才吏。若又難得職任相當者。則若近歲權發遣及副使判官之類。或召至

京師。或朝廷臨遣。使其法度出於一。而議論精詳。則自集事矣。或諸路使者不可多置。不足以分幹庶事。則聽其辟舉屬吏。若近者發運使之於東南。則人皆知朝廷所以付畀之意。而務竭其力。今不擇才否。一切遣使代治其職。則庸者得以偷安。而才者不勸矣。

三年。覺又論罷司馬光樞密范鎮封駁司不當。上奏曰。臣前日延和面奉聖旨。議改青苗法。復常平舊制。又患諸路提舉非其人。有意更易。臣切喜嘆。以為中外之論正欲如此。而聖諭及之。真臣等之所望。四方之所幸也。翹足企首。以俟德音。昨日又聞罷司馬光樞密副使。罷范鎮通進封駁司。若以司馬光爭論青苗新法。拒違詔除。鎮從而和之。駁正而不肯下。則是青苗之議。持之尚堅。而延和宣諭。或亦有不果者歟。臣屢嘗奏聞青苗新法。極為細事。徒以大臣講求不詳。議論不審。而倉卒苟且。擾動天下。故人情不安。論難鋒起。當此時雖有

善謀良法。難以推行。况考之於古。而或差施之於今。而未嘗措置并錯如此。其甚者哉。奈何以難行之法。惡人議之。至罷一樞密副使。繼一封駁司。流聞四方。所損不細。傳載後世。何以觀法。昔成王剪桐葉。以戲叔虞。史佚從而封之。曰。天子無戲言。西府之重。何止有如司馬光之直諒。豈但方於叔虞。誥教之嚴。固不並於桐葉。陛下有戲言之過。則彌令之所被。眩人以空虛無用之文。誥命之所加。示人以玩弄可移之物。書曰。令出惟行。不惟反。易曰。渙汗其大號。令行而更改。汗出而復反。何以使人信。而誅其或惰者乎。朝廷張官分職。固欲人守其官。士稱其職也。范鎮封駁。識者莫不是之。不能聽用其言。奈何罷其職。任傳曰。守道不如守官。鎮能守其官。是封駁得人也。遽然罷之。豈將患其不順已耶。不順陛下者。多見容。不順執政者。孰見斥。臣恐人主之權。或移於下矣。矣職者固法之所該。守官者又朝廷之所重。不

知陛下將取固祿保位。苟容其身。以備負尤數事。不怒何宜。進者反聽其罷。宜任者反從而黜耶。臣以陛下致今日之紛紛。而在朝羣臣。往往求去者。何耶。徒以青苗新法。人情不安。所遣使者。多非其人。大臣建議而不從。言者乃爭而不聽。至於罷免柄臣之新命。黜責禁近之守官。推劾諫臣之風聞。內外騰沸。駭動四方。臣切憂他變相緣而生。治亂從此分矣。伏望聖慈。采羣論之所長。奮乾剛之獨斷。稍復常平之舊法。悉罷提舉之庶官。自然人情復安。中外如故。



上海圖書館藏
三

程